

老屋

梭羅著
陳煒譯



文 學 研 究 會
世 界 文 學 名 著 叢 書

老 屋

梭 羅 古 勃 著
陳 煒 謨 譯



807 22 17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老屋

這是一所大的一層的老屋子，跟一個 Mezzanine（中層樓）。這屋站在一個村子裏，距一個鐵路車站有十一俄里，距縣城約有五十俄里。圍繞着這屋的花園，似乎消失在昏睡裏了，而在這花園的那邊卻伸展出那說不出地暗淡，無窮盡地頹唐的田野間的這樣那樣的林蔭的景色。

有一回這屋也曾塗繪成灰藍色，但現在是退敗了。牠的屋頂，從前是紅色的，已變成黑褐色。但是那洋臺的柱子還十分結實，花園中的那些小花亭也還完全未動，並且在那

灌木林中還有一個 Aphrodite 的雕像呢。

看起來好像這屋是充滿了回憶的光景。牠站住，也好像是在作着夢，懷想着，後來在那陰沉的回憶的泉水般湧流中，也變成了一種憂傷的情調了。

在這屋裏的各種東西都與從前一樣，與那些日子中一樣，其時全家都一塊在這裏過夏天，其時波禮亞 (Borya) 也還活着呢。

現在，在這老地方，卻只有女人們住着：波禮亞的祖母艾倫那·基禮羅夫那·伏陀倫斯卡亞 (Elena Kirillovna Vodolenskaya)；波禮亞的母親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阿若雷瓦 (Sofia Alexandrovna Ozoreva)；同波禮亞的姊姊拉達呂亞·瓦西里夫那 (Vatalya Vasilyevna)。老祖母，母親，同這年青的姑娘的樣子都顯得平靜，有時候甚至還快活呢。這是她們在這老屋裏等待着這家族中最年青的一個，等待波禮士 (註) 的第二年了。波禮士可不在人間活着了。

她們很少相互地談論起他；可是她們的思想，她們的記憶，同她們對於他的默想充滿了她們的日子。有時候憂傷的黑線偷偷溜進這些思慮同幻想的經緯中，眼淚就酸苦地不停地流下來。

當着中午的太陽安息在頭上的時候，當着悽慘的月亮默默揮手的時候，當着玫瑰色的黎明吹起牠的微涼的風的時候，當着夕陽晃耀着牠的紅笑的時候——這些就是四個關節，在其間她們的精神從晚間的快活變動成中午的高度的悲傷。不由自主地變動着，三個人便全都覺出了對於這些瞬間的同情和嫌惡，輪流地感到每種情調。

黎明的快活，明淨的中午的悲傷，黃昏的歡騰，夜晚的蒼白的頹喪。這四種情緒把她們高高舉起來，比較起波禮亞在那上面懸吊着，波禮亞在那上面死掉的那根繩子還要高出無限了。

(註) 波禮士 (Boris) 卽 波禮亞 的別稱，有時更呼作 波茲加 (Borzhka)，或 波禮須加

(Boryushku)

二

在薄暗的玫瑰紅的黎明時，就是當着那鮮活地碧綠，和諧地白色的樺樹彎屈着牠們濕的樹枝在窗前，而且恰巧在那圓的花牀側邊的那塊小沙地上的時候，在薄暗的玫瑰紅的黎明時——就是當着一陣新鮮的微風從洗澡池吹來的時候——這時候驚醒了拉達霞，三個中的第一個。

在黎明時醒來是何等的一件快樂！把那綿紗的微涼的被蓋扔開在一邊，支肘安息着，側着身子，用着大的，黑的，憂傷的眼睛從窗外看出去。

窗外的天空是可以看得見了，似乎很低沉地罩在那遠遠的白的樺樹上。一陣蒼白胭脂色的朝陽散佈牠的柔和的火焰透過了那延展着在地面上的薄霧。在牠的寧靜，快

活溫和的火焰中有年青的種種恐怖的強大的緊張同半自覺的願望；何等的緊張，何等的快活，何等的傷慘！牠微笑，透過了甜蜜的早晨的眼淚的露珠，跨在那白色的野百合上面，在那寬闊的田野間的藍色的紫羅蘭上面。

憑什麼掉眼淚！夜間的悲傷要在那里歸結！

在那里，挨近著窗戶，懸吊着一枝芳香的菖蒲，把一切的醜惡都驅逐開了。這是被祖母放置在那里的，老乳母也堅持着牠一定要放在那里。牠在空氣中顫慄着，這枝芳香的菖蒲，並且還笑牠那未熟寡趣的微笑。

拉達霞的臉子陷入了一陣寧靜玫瑰紅的恬靜中去了。

大地在牠的新鮮的早晨的活力中醒來。新攪動起的生活的種種聲音達到拉達霞這里。在這里不寧息的烏雀的唧鳴從那搖擺着的潮濕的樹枝叢中發出來。在那里遠處角筒的拖長的叫聲是可以聽見了。別處，很近，就在窗子外邊的小路上，有某種東西用沉

重的踐踏的脚步走路的聲音。一隻小馬的快活的嘶聲也聽得見了，從別的地方還來了母牛的拉長的陰沉的叫聲。

三

拉達霞起牀來，向着某一些東西微笑，又快地走到窗前去了。她的窗子從樓上高處望到下面的地上。這窗戶是三段，在那 *Mezzanine* 內。拉達霞在晚上沒有把窗帘拉過來免得從她昏睡的眼睛裏掩藏住了那星子的舒貼的微光同月亮的魔術的臉。

打開窗戶是何等的快活喲，用手的活潑的一推就把牠打開！從河的所在的那一方向早晨最柔和的微風吹來在拉達霞的臉上，仍然有些睡意朦朧的臉上。在花園同鐵籬的那外邊，她能夠看見從兒時便愛好的廣闊的田野。佈散在這田野上的是斜欹的小岡，一列列的耕種的土地，綠的樹林同一叢叢的灌木。

河流在碧綠叢中彎曲着牠的路，充滿了奇異的曲折。白的霧團，逐漸地散佈着，懸罩在這河上像是撕破的面紗的碎塊。溪流，在有些地方本來看得見的，是常常又被河的低岸的突出部分所遮沒了，但在很遠處牠的路徑是被濃密的楊柳指示出，這站在那里襯映那明媚的草，成黑綠色。

拉達霞快地自己洗完臉，感覺着那冷水澆在她的肩，同她的頸，是怪愉快的。於是，像孩子一般，她在那黑暗的角落裏的神像前面興奮地禱告，她並不跪在氈布上，只跪在光地板上，希望着這樣能使上帝高興。

她重復誦她的每天的禱詞：

『降一點神蹟罷，啊主啊！』

她把她的臉伏到地板上。

她站起。於是快快地她又披上她的帶着寬肩條的輕快衣服，那衣服在胸部開有方

口，還繫上皮帶，在背後釘得有一顆大扣子。快快地她又編上她的黑色的網辮，靈便的把牠們纏在頭上。她只一揮動又在牠們中間套上順手拿起來的角梳同髮針。她在她的肩上披挂一張灰色的打結的手巾，質料很軟和的便趕快走向這老屋的洋臺那面去了。

狹窄的內面的樓梯在拉達霞的輕快的脚步下微微發吱吱的聲響。感覺着在她的暖暖腳下接觸到那冷的堅硬的地板是愉快的。

當拉達霞下樓來，走下走廊，穿過飯廳的時候，她站着脚尖走路，使得既不驚醒她的母親也不驚醒她的祖母。在她的臉上是一種甜蜜的佔有的表情，在她的兩道眉毛中間微有畏縮的神氣。這畏縮神氣在那里也還如在那些別的日子中的樣子。

飯廳裏的窗簾仍然是垂下的，這裏似乎是黑暗而且窄悶。她願意快活地穿過，走過那大的伸長的桌子。她也沒有心停留在碗櫃前拿一些東西吃。

趕快點，趕快點！趨向自由，趨向空曠，趨向那毫不關心的黎明的微笑，牠是並不想到

疲憊的昨天的那些日子。

四

在洋臺上是光亮而且清爽。拉達霞的顏色淺淡的衣裳忽然點上那淺淡的玫瑰紅的朝陽的火焰了。一陣輕軟的微風從花園吹來。牠撫慰並且吻拉達霞的腳。

拉達霞自己坐在一張柳條編的椅子上，她把她的視線引向那鐵籬中間的門去，在門的外面灰色的沉默的路也可以看見了，在蒼白的玫瑰紅的光亮中是溫和地恬靜。

拉達霞凝望得很久；專注，在她的黑眼睛中帶着一種固定的深思的凝視。在她左嘴角上小筋脈微微顫動。左邊的眉毛的顫動是差不多不可覺察地。她的兩眼間的垂直的緊張也鋒利地把牠自己畫出輪廓了。同那初昇的朝陽的浮動的紅寶石似的火焰的堅執相等，是她的那一對專注，不動的眼珠的固定的凝視。

如果有一位旁觀者，當着拉達霞這樣地在那里坐在朝陽中的時候，向她長久的搜索的一看，這在他看來她似乎不是在觀望着那在她前面的東西，她的專注的凝視是只是固定在一些隔得遠的東西上，在一些眼前看不見的東西上。

這似乎是她願意看某一些不在那里的人，某一些她正期待着，某一些將要來到的人——今天就要來到的人。只是讓神蹟發生罷。是呢，神蹟！

五

拉達霞的灰色的每天的例行公事是擺在她的面前。這常常是同樣的，常常在同樣的地方而且像昨天一般，像明天一般，像平常一般，是同樣的人。永遠的一點不變的人啊。

一個 Muzhik (註)，用着一種單調的搖擺，沿路走去了，他的靴子的鐵後跟，踏在路上的堅硬的泥土上，有一種回響的鏗鏘的聲音。一位農婦站立不穩地也走過了，從帶露

珠的草上衣服微微窸窣着走她的路，還露出她的給太陽曬黑了的腿。用一種敬畏去看待這老屋，一大羣快樂的，給太陽曬黑的，骯髒的頑皮孩子也跑過了。

經過這屋子，總是經過牠啊。沒有人想到在門前停留一會。也沒有人看見那在洋臺的柱子後面的年青姑娘。

薔薇在挨近門處開放。牠吐墜牠的最初的淺淡的玫瑰紅的花瓣在黃的沙地上，甚至就在牠們真正墜落時也都是神聖的純真的花瓣。花園中的玫瑰放散牠們的甜蜜的，熱情的芳香。就在那洋臺上，反射着天空的光，牠們誇炫着牠們的明媚的玫瑰的微笑，牠們的香的無恥的夢同願望，純真得像原始的樂園中的一切東西都是純真一樣，純真得像是在這地上只有玫瑰的香氣才是純真一般。白的煙草類的植物同紅的罌粟花也在花園的一部分中吐華。就在那一邊還有一個大理石的 Aphrodite，光亮潔白，像是「美麗」的某一種永久的代表的記號，在這進行着的這一天的鮮綠的，清爽的，馨香的，快活

的生活之中。

拉達霞靜靜地對自己說：「他一定改變得很多了。也許當他來的時候我也認不得他罷。」

她又靜靜地自己回答：「但是由於了他的聲音同他的眼睛我立刻就認得他。」

並且一注意地聽，她似乎就聽出他的深沉的清朗的聲音了，隨後她似乎就看見他的黑眼睛，同牠們的發光的，大膽的，少年英俊的目光。她又注意傾聽，且向極遠處投以搜索的一瞥。她微微彎下身來，讓她的感覺銳敏的耳朵傾聽某一些東西，而她的視線，又深思又不動的，也是同樣的專注。這似乎是她在一種態度中忽然停止了，這態度是緊張，且也非不心狂。

現刻已經是炎赫赫的朝陽的玫瑰般的微笑羞怯地在拉達霞蒼白的臉上戲弄了。

六

一種聲音在遠處發出一種叫喚，還有一個應答的回聲。

拉達霞打抖了。她吃了一驚，歎息，於是就站起身。下了那低矮寬大的梯級，她走到花園中去，看見自己是在沙路上了。精緻的灰白的沙在她的狹小的脚下擦擦作響，這腳在後面留下了牠們纖小的痕跡。

拉達霞走近這白的石像去。

有好久的一陣她都在凝望這女神的臉的平靜的美麗，牠是與她自己的討厭乾燥的生活相隔得如此地遠；隨後她又凝望那永遠的青春的模型，赤裸裸且不慚愧的，還光耀着自由呢。玫瑰花就在那素樸的像座的脚下開放。這些花朵在這石像的永久的美貌

的動人處又加上了牠們自己的簡短的芳香的存在的動人。

很安靜地拉達霞就向這 Aphrodite 打招呼。

「如果他今天真回來了，我就要在他的短衫的鈕洞上套上一些這玫瑰花中的最鮮紅最可愛的花朵。他是櫻黑的皮色，並且他的眼睛也是黑的——是呢，我要取去你的玫瑰中的最鮮紅的！」

女神微笑了。用她的美麗的手把那覆落在她膝上的衣服掠攏起來，默默地，但是——點也不錯地，她答應說，「是呢。」

拉達霞又說：「我要用鮮紅的玫瑰編出一個花冠，我就要剪下我的頭髮，我的長而黑的頭髮；我要戴上這花冠，我要跳舞，笑，唱歌，以安慰他，使他快活。」

女神又對她說：「是呢。」

拉達霞還再說：「你會記得他。你會認識他。你們神任什麼都記得。只有我們人才忘

卻。因為要破壞同建造——我們自己同你。」

在這白的大理石的沉默中是清清楚楚地說出那永遠的「是呢，」那慰安的答語「是呢。」

拉達霞歎息，她的眼睛離開這石像了。朝陽已燃成一團火焰；鮮活的花園中微笑着黎明的永久青春的勝利的光芒。

七

於是拉達霞靜靜地走向門去了。在那里她又向下邊的路望了好久的時候。她把她的手放在門上，作出一種期待的態度，好像是已經準備好了，要當着那個回來的人，當着那個她所等待着的人的面前，就把這門大張着推開了。

清爽的早晨的風，攪動起路上的灰色的塵土，微微地吹來在拉達霞的臉上了，且在

她的耳邊悄悄地告誡那固執的，惡意的，不祥的預兆的事，好像是軋嫉妒她的期待，她的勁直的平靜。

哦風啊，你在各處吹的風，你知道一切，你自由自在地來了而你又去了，你追求你的路人於那邊的無極裏。

哦風啊，你在各處吹的風，也許你會飄蕩過他所在的那塊地方罷？也許你已帶來了他的消息？

如果你肯從他那里帶一聲歎息到這里，或者從這里帶一聲歎息向他去；只就是那一句話的輕淡的，蒼白的影子也好啊。

當着早晨的風吹來的時候，紅暈來上了拉達霞的臉，火焰來進了她的眼睛了；她的紅嘴唇顫動，幾滴眼淚出現了，她的纖細的身材也微微地搖動起來了——這一切都是當着風吹的時候，那涼爽的，那荒漠的，那不關心的，那無限聰明的風啊。牠吹，而在牠的

吹動中就有一種迅速的，無可挽回的意識在。

風吹，風刺，風帶來了憂傷，而風又毫無憐惜的走開了。

風又走開了，易碎的塵土就留下落在後面的路上，在熹微的曙光中灰白的玫瑰色也還模糊。牠把牠的一切的痕跡都掃開了，牠把一切的在路上走的人都忘卻了，牠微薄地把玫瑰紅放在黎明裏。

從那期待的苦的回味中，有一種咬痛在心上。似乎有人接近拉達霞站着，在她的耳邊低語說：『他要來了。他在路上了。去迎接他罷。』

八

拉達霞開門，快快地走下到路上，向着遠處的鐵路車站的那個方向。既經走到了那遠至河邊的小山的地方，有了一俄里半遠了，拉達霞停留着望那遠處。

從這小山上就可以得到一個這路上的很清楚的景象了。在山下面的一些地方，在草原中，一個涉水鳥發出一個尖銳的叫聲。潮濕的草的愉快的香味充滿了空氣。

太陽升上來了。忽然間各種東西都變成白色，明亮，清楚。快活充滿了大的曠野。在小山頂上早晨的風吹得更強烈，也更愜意了。牠似乎忘卻了牠的荒涼同牠的淒楚。

草帶着露珠還是很潮濕的，牠是怎樣的膠附着她的腳踝啊。這是怪輝煌燦爛的，在牠的五光十色的，牠的寶玉似的，牠的眼淚似的晶瑩中。

紅色的太陽慢騰騰地但是勝利地從那地平線的藍色霧氣上升起了。在牠的明亮的紅火焰中有一種平靜的哀婉的掩藏着的預兆。

拉達霞低垂着她的視線到濕的草地上。芳香的小花朵啊！她認識那忠信花，那藍的雁來紅。

在這里也是，隔得很近，就有那使人想起死的，黑的發狂草。但那算什麼呢？可不是到

處都有嗎？安慰我們罷，安慰我們罷，小小的藍花啊！

「我就一個也不摺摘你們的；一個也不把你們編入我的花冠。」

她站着，等着，看着。

要是他的身子在路上出現了，她甚至就是在遠處也認識得他出來。但是不——沒有一個人。這路是太荒涼了，迷霧的遠處也是呆啞的。

九

拉達霞再站立了一小會就掉轉身。她的脚沉陷在濕的草內。高的草梗半灣着牠們自己繞住她的脚踝，並且磨着她的顏色輕淡的衣服窸窣有聲。拉達霞的溫柔的胳膊，已經被她的灰色的打結的手巾半掩住了，就在她的身子兩旁鎮靜地垂住。她的一雙眼睛已失掉牠們固定的表情了，並且開始從這樣東西跳過去看那樣東西。

他們是怎樣地常常在這路上散步啊，都是在一塊，她的小妹妹們，同波禮亞！他們是高興得嘈嘈囉囉。什麼東西他們沒有說盡！他們的拌嘴啊！他們唱的是何等的驕傲的歌！現刻她是孤伶伶地，沒有一點波禮亞的影子。

她們爲什麼在等着他呢？在何種態度他會回來呢？她不知道。也許她會不認得他了。在拉達霞的內心中起了種種酸苦的預覺。用着重重的窸窣一聲，一條惡毒的蛇開始在她那疲憊的記憶的暗黑裏攪動起來了。

慢慢地，憂傷地，拉達霞掉轉她的脚步回家。她的眼睛是昏倦的，且似乎在毫無目的地看，用着低下的疲倦的目光。草在現在也似乎潮濕得令人不快了，風是惡意的；她的腳感覺到這濕，她的輕淡的衣裳的邊緣也沉沉地潮潤了。一個新鮮的日子的新鮮的光，輝煌燦爛的，晃耀着帶笑的露珠的舞戲，回響着鳥的啼鳴，同人的聲音，在拉達霞又成了怪討厭地嚷嚷了。

一天新鮮的日子有什麼要緊呢？憑什麼要懇求那不能達到的事呢？

慘酷的回憶的咕嚕嚕的怨謗聲，最初是孱弱的，漸漸變得能聽見了。那不可超越的憂傷的重擔落在心上像是白楊的重載一般。人的心驕傲地覺到了眼淚的不可言說地痛苦的禍兆的重壓。

當她走近房子的時候，拉達霞加快了她的脚步。更快而且更快了，回應着她的憂傷的心的增長的跳動，她是跑過了路上的乾燥的泥土，跑過了小路上的濕的草，被行人踐踏過的草，跑過了潮潤的，擦擦作響的花園中的沙土的小路，在那上面還珍藏着她在黎明時所留下的可愛的痕跡呢。拉達霞跑過了那暖暖地板，那可是還未掃去塵土呢。她也不再輕輕地使人聽不出地走路。她蹣跚着就闖過了那吃驚的張嘴的格萊沙。她暴躁地喧鬧地直奔到樓上到她的屋子，自己倒在牀上。她拉過被單來蓋住頭，睡了。

波禮亞的祖母，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睡在樓下。她是老了，並且她在早晨也不能睡覺；但在她的一生中她也從來沒有早起過，所以甚至就是現在她也要比拉達霞略遲一會才醒來。艾倫那·基里羅夫那，伸直身子，瘦薄，一點也不動，她的後腦安息着在一個枕頭上，在牀上躺了好久的時候，等待着使女替她端進一杯咖啡來——好久以來她自己就養成習慣，在牀上用她的咖啡了。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有一張乾枯的黃色的臉，上面印記着許多的皺紋；但是她的大眼睛是仍然放光的，她的頭髮也是黑的，尤其是在白天，當她用過一點化粧料的時候。

使女格萊沙是慣於遲起的。她在早晨睡得好，因為晚間總愛到村中的橋頭地方去漫步。口風琴在那里作樂，在放假日還有各種快活的人同少女們跳舞歌唱。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把鈴按了許多遍，到歸終那門後邊的不作回答的沉寂開始激怒她了。很傷慘的她在牀上翻過身，抱怨着。她把她的乾枯的黃色的手向前伸出，並且用着一種精神凝聚的注意力就把她那彎曲的瘦骨的手指，在她腦後放着的小圓桌上的白的鐵環上，按了很長的一陣。

最後格萊沙聽出在她頭上的拖長而又亂響的聲音了。她快快地從她的牀上跳下來，在她所住着的，Mezzanine 的樓梯下的狹窄的屋中，焦灼地摸索這樣或那樣東西；隨後她把一條圍裙蒙在頭上，急忙奔向她的老女主人那里去了。她一面在這樣奔跑着，可是她也把她那厚實的弄亂了的髮辮整理好。

格萊沙的臉是怒氣勃勃而且睡意朦朧的。她在她的這朦朧恍惚中亂撞。在她到她的老女主人的寢室中去的路上，早晨的空氣使她清爽了一點。她面着她的女主人，看來是少有點常態了。

格萊沙穿着一條淡紅的圍裙同一件白色的輕便外衣。在那垂着窗簾的窗子的半暗黑中，她那給太陽烤過的胳膊同強壯的兩腿看來都似乎是白的。又年青，又強壯，又村野，又性急，她忽然在她的老女主人的牀前出現了，她的活潑有力的脚步使得那間帶着鏽裂的柱子的金屬製牀，同牀柱上面的扶手都微微地發響，並且還使得那小圓桌上放着的酒杯也撞着那細口小酒壘，撞得玎璫有聲。

一一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用她平常慣用的話招呼格萊沙：

「格萊沙，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有我的咖啡呢？我把鈴按了又按，總沒有人來。你，姑娘，似乎睡得像死人一般。」

格萊沙的臉裝上一種吃驚和害怕的樣子。她按捺住一個呵欠，她彎下身去把一塊

弄亂了地位的地氈弄好，還把一雙軟和的穿過的拖鞋也放近牀前了。於是便帶上一種過分地溫柔的，敬服的音調——這是女太太們愛聽她們的僕人們這樣用的——她說：『寬恕我罷，barinya（註），這是費不了多大的功夫的。但是你今天醒得是怎樣地早啲，barinya！你昨天晚上睡得不好嗎？』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回答說：

『在我這樣的年紀人能够期望睡什麼呢！趕快一點去把我的咖啡弄來，我要試試看能起牀不能。』

她現在說話比先前平靜得多了，雖說在她的嗓子中還有一點古怪的調子。

格萊沙滿心歡喜的回答：

『立刻就來，barinya。你立刻就可以得喝的。』
她就掉轉身走出去了。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用一種生氣的話止住她：

「格萊沙，你跑到那里去呢？你似乎又忘記了，不管我告訴過你多少次！把那窗簾捲到一邊去。」

格萊沙，有一些敏捷的光景，把這兩扇窗子的窗簾都捲起，飛奔一般跑出這屋子。她是身材有點矮小纖細，人並且還能從她的臉上就能說出她是聰明練達的，但是她的急遽的腳步聲卻又沉重而有一定度量，給人以這種印象，彷彿這奔跑者是壯大，有力，結實，並且除卻了那須要輕靈巧便的事情之外她任什麼事也能作。女主人在她的背後望着，咕嚕嚕地抱怨：

「啊主啊，她是怎樣地蹬踏她的脚！她既不顧惜地板，也不顧惜她自己的脚後跟！」

(註)即『女太太』的意思，並且是僕人們用來稱呼女主人的通常的稱呼。

最後，格萊沙的脚步聲音，在那長走廊上的回響的沉默中，死寂下去了。這老太太躺下，等待着，思想着。她又伸直身子，在被單下一動也不動，很黃，而又很靜。她的全生涯似乎都集中在她那銳敏的眼睛的活的閃光的裏邊。

太陽還很低，在她對面的牆上投擲一種鎖定的玫瑰紅的光。這寢室是光照起來，且很清靜。敏活的灰塵的小點子是在空氣中到處跳舞着。在那懸掛在牆上的照像的玻璃上面，同這些像片的黑鏡框的鍍金的狹窄的邊緣上面都有一種光彩。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看着這些照片。她的銳敏的閃光得年青的眼睛仔細地檢驗這般可愛的臉孔。這些中的有許多都已不在人世的了。

波禮亞的照像是一張大的，在一個寬闊的黑像架中。這是一張年青的臉，一張一位

十七歲的孩子，臉，很光滑，並且帶着黑眼睛。上嘴唇上面顯示出一種小小的但是活潑有力的茸毛的生長。嘴唇是緊緊地圍閉着的，這一張臉的全體給人一種不能克服的意志的印象。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把這照像望了好久，她回想起波禮亞來了。在她的孫子們之中，她最愛他。現在她還是正在回想他呢。她看見他，好像他從前有一回的那個樣子。他現在是在那里呢？不久波禮亞就會回來的。她就會狂喜，她的眼睛中就會充滿了他。但是有好快他才回來呢？

這老婦人安舒地去想：『這是不會很久的。』

有人恰恰才走她的窗下經過了，發出一聲尖銳的叫聲。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在牀上翻一翻身從窗外望出去。

那窗前的皂角樹，是正在快活地振動得牠們的葉子窸窣有聲，還純真地，天然地，快

活地微笑。在牠們的後面，濃濃密密地在朦朧中出現的是樺樹同菩提樹的樹頂。有一些樹枝已傾倚到窗邊了。牠們的軋磨的莎莎的聲音在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心中喚起一段回憶。

要是波禮亞也只是像那般地叫喊呀！他從前就愛這花園。他還曾經愛過這皂角樹的白花，他還曾經愛搜集過田野間的小花朵。他總愛給她也帶一些來。他尤其是喜歡稻麥花。

一三三

終於格萊沙端着咖啡來了。她已把一個銀托盤放在那挨近牀前的小圓桌上。就在那寬大的藍色的泥金的磁器杯子上面，升起了一團微藍的薄薄的水蒸汽。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把她那瘦小的身體向枕頭的那面一挪，就伸直地坐在牀上；

在她那白色的睡衣中看來是伸直，乾枯，瘦薄。用着顫慄的手，她又吹毛求疵地把她那摺縐的白色的睡帽上的緞帶重新整理一下。

格萊沙，用着大大的不安同精細，已把許多的枕頭放置在她的背後了，這些高高堆積起來的東西就替她作就了一堵舒服的牆壁。

在這老年人的乾枯的指頭上握着的那把小銀匙子，當牠去攪動杯中的糖的時候，發出一種脆碎的笑聲，叮鐺叮鐺響起來了。隨後又從一個小小的牛乳壺中，給出來了一種熟牛乳的寬宏大量的幫助。而格萊沙，原來已經把自己的地位略微向一旁變動了一點，以便在鏡中偷偷地看一看自己的，這時也走出去了。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慢慢地啣着她的咖啡。她劈碎了一塊甜餅乾，扔了一半在杯子裏，讓牠在那里放了一會。於是，當着這個是全然溶化了的時候，她又仔細地用小匙子把牠盛出來。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的牙齒還強健。她是很驕傲這一點的；可是近來她也寧肯去吃那比較軟和一點的東西了。她大聲地把這泡濕了的餅乾嚼爛。她的臉上表示出滿足。她的小小的銳敏的眼睛快活地發光了。

咖啡喝完的時候，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又再躺下。她仰着身子在被單下假寐了半點鐘。於是她又按鈴，而且在等待着了。

一四

格萊沙走進來。她已有了功夫把自己的頭髮梳好，還穿上了一件粉紅色的輕便外衣，這使得她似乎甚至更瘦薄的樣子了。因為她是不着慌，她的脚步也甚至響得比先前更沉重了。

格萊沙走近她的女主人的牀前，靜悄悄地将被單扔到一邊去。她幫助艾倫那·基

里羅夫那坐在牀上，在她的胳膊下伸出手去扶住她。於是，自己彎下膝蓋去，她又幫助她的女主人穿上她的長的黑色的襪子同她的柔軟的灰色的拖鞋。

艾倫那·基里羅夫用她那顫慄着的神經性的手去扶在格萊沙的肩膀上。她嫉妬格萊沙的青春，強力同素樸的天真。默默地喘着氣，抱怨着自己的不幸的命運，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在她的頹喪中就想像出，以爲自己一定會犧牲她的一切的舒服來，要是她能够變成格萊沙那樣，是一個普通的下女，有着粗糙的手，兩腳因爲粗糙的使用同潮濕的原故，總是紅紅的——要是她能够只消自己具有青春，快活，從容，同那在這世上只有蠢人才達到的幸福。

這老婦人常常抱怨她的命運，但總是十分不願意捨棄她的貴太太的習慣中的任何一項。

格萊沙說，「一切都弄好了，barinya。」

『現在我的卡波特 (Capote) 呢，格萊沙，艾倫那·基里羅夫那說，當她起牀的時候。

但是格萊沙她自己知道要的是什麼。她靈便地就在艾倫那·基里羅夫的肩上給披上一件白色的佛蘭絨的外套。

『現在你可以去了，格萊森加 (Glashenka)。我要你的時候我再按鈴。』

一五

格萊沙走了。她急忙奔到那洋臺的梯級處。

在這里她又在一個黏土製的半圓形的盆中自己盥洗一次，那盆子就用一根繩子套在洋臺的一根柱子上面；她快快地把她的臉同手都浸在水中，那水是已經擱在那里過了夜的了。她把水濺了很遠，濺在綠的草上，在那樓梯的淺紫灰色的木板上，並且還濺

在她的腳上，由於早晨的清新同由於那與植物園中的露珠的草地的柔和的接觸的原故，這腳的顏色是發紅的。她快活地笑她自己——因為她是一位年青，健康的姑娘，因為早晨的清爽用活潑的微涼的風的鞭擊來撫慰她的茁壯敏活的身體的全部；並且最後呢，因為是在不遠，就在村子中，有一位活潑漂亮的少年，並不是不像她自己一般的，他對她非常留意，她也非常愛他呢。自然這是真的，爲了他的原故她的母親常常罵她，因為這位少年人沒有錢。但那在格萊沙算得什麼呢？這一句成語並不是沒有意義的：

『沒有麵包這自然是傷心，

但是更要傷心呢，沒有了少年朋友。』

格萊沙高聲地快活地笑了。

司鐵潘尼達(Stepanida)從廚房的窗上向她直嚷：『格萊西，格萊西，你爲什麼嘶叫得像是一匹馬一般呢？』

格萊沙笑，沒有回答，走開了。

司鐵潘尼達把她的淳樸的紅臉伸出窗外，問：『我倒詫異着不明白，她是怎麼一回事呢。』

她沒有接到回答，因為沒有人來回答。在戶外一切都是荒涼。只是從那馬房後面的某個地方，工人們的疲倦無力的聲音是可以聽出的了。

一六

同時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歎息一聲便跪在她的寢室中的神像前面。她禱告了很久。她受着良心的驅使一般地迴環背誦她所知道的一切的禱告詞。她的乾枯的，鹿莓子般的顏色的嘴唇微微地顫動。他的臉有一種嚴切的集中的表情。她所有的一切的皺紋也似乎都是嚴正的，疲憊的，冷酷的了。

在她的禱告詞中有許許多多的話——許多的聖潔、崇高、動人的話。但是因為牠們的常常迴環背誦的原故這些話的意義也好像是變得僵硬、固定而且尋常的了；那從她的眼睛中湧現出來的眼淚也是由於她的舊有的情緒所擠榨出來的習慣一般的眼淚，這眼淚同那在近來偷偷地溜近這老婦人心中的，那種不能達到的希望中的祕密恐懼也似乎沒有多大的關係了。

她的嘴唇每天都在勤勤苦苦地低聲默誦種種禱告的話，那用來寬恕一切的自願的或非自願的，在行爲中犯的，或在言語中犯的，或在思想中犯的罪惡的禱告的話；那用來使我們的靈魂清潔，免除種種汗穢的禱告的話；那一切的關於我們的不敬神，我們的罪惡行爲，我們的不顧十誠，我們的普通的卑鄙，我們一般的弱點，同撒旦的種種誘惑的話；還有那關於我們的該詛咒的靈魂同該詛咒的身體同肉慾的生活的話；她的話都只是關切着那普及的罪惡同滲透一切的邪欲的。的確這些禱告的話該是替那 Titans

那創造來重新改造這宇宙的巨人們編製出來的，但是他們呢，由於羞怯的怠惰，也是只是垂着兩臂去從事這職務，束手無策的。

她說出來的話就沒有一句是關於她自己的，她個人的痛苦的，關於在她的靈魂內的事項的話。

這老年人的乾枯打皺起來的嘴唇只默默地說着慈悲，說着寬宏大量，說着兄弟般的愛，說着虔誠聖潔的生活——說着那些把仁慈傾注出來在一切的創造事物上的，那些聖潔的場所。而且也沒有一句是關於那焦急地，還帶着戰抖一般的恐懼去期待着的神蹟的話。

但是在這裏是有了那替一般的在監獄中同在放逐中的人們說出來的話；這是一首爲他們的自由，爲他們拯救的禱告詞。

這裏也終於有了一些關於波禮亞的東西。

自由同拯救啊……

但是這些禱告的話奔流而又奔流下去，而且這又是爲了那般陌生人，爲了那般遠方人，爲了宇宙而說的；只有一小會的功夫，並且其時也是輕輕淡淡地，她停留了下來，替她自己加進去了一些話句，爲了她自己的欲望，爲了那藏在她心裏的東西。

於是又是爲了那死人的話——爲了那般別的人的話，那般早已長眠地下的人，那般差不多被忘卻了的人，那般只有在言語中，在這些陌生人的時辰中才能復活的人，在虔誠的敬神心管轄着的地方，全世界總都要用這種安閒的，平滑的態度來替他們禱告的罷。

禱告完結。艾倫那·基里羅夫那踟躕了一會。她有這種神氣，彷彿她忘了說出一些非說不可的話。

還有什麼別的話呢？或者，她把一切的話都說了嗎？

「一切都說了」——似乎有人這樣簡單地，溫和地，堅決地在說話。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站起身來。她走到窗邊。她的靈魂是平靜的，而且自己約束着。這禱告並不把她留在一種敬神的虔敬的情調中，但是已把她的疲倦的靈魂解救，使得她暫時之間脫出了那種物質的，乾燥無味的生活了。

一七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從窗外望出去。好像是從一些暗黑的抽象的世界中她又回轉來，又回向那一種粗糙的，高興的，並不全然不快的生活中的，那種光亮，顏色豐富，而又有音樂美的印象中去了。

染上了紅色的小小的白雲正在山上慢慢地浮過來，又差不多覺察不出地陷沒到那鮮活的蔚藍色裏去了。灼熾得像是一塊炭在紅的熱度上，牠們的靈魂似乎同牠們的

冷的白色的身體在一起熔化了，把這些身體同靈魂都燃上了火焰，又燒得涸渴了，沉沒在那冷冷的藍色的山峯裏。太陽雖是在這房子的左翼舍的後邊，還不大能看見，可是已經把牠的笑與快樂與光的發光的波浪開始傾注在這花園中，把花朵同鳥雀都鼓舞得勃勃有生氣。

「啊，該是穿上衣服的時候了，」艾倫那·基里羅夫那自己向自己說。
她按鈴。

立刻格萊沙就進來幫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穿好衣服。

最後她一切都預備好了。她在鏡中投擲最後的一瞥，看各樣東西是否都已整理就緒。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的頭髮梳理得很乾淨，且塗刷上一點生髮油。這使得牠很光亮，並且似乎是都膠合在一起的樣子。她在光亮中的每一動作，從左至右都可以看得見。

有一條細長的銀絲在那里，這是因爲那光滑的頭飾的分界處的光線反射的原故。她的臉上顯出些微的脂粉的痕跡。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的衣服，如果不是真正的白色的，顏色也總算清淡，而且縫的式樣也很簡單隨便。那寬大的領子的柔和的摺緣掩藏住了她的頸子同下頷。她已經把她穿的拖鞋換成一雙輕便的夏天穿的鞋了。

一八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走進飯廳。桌子鋪好來吃早飯的時候，她到處看了一眼。她常常能看出極細微的不規律的地方。她輕輕地怨謗着，當她一面從桌子上的這一個地方拾起一些東西而又放在那一個地方的時候。

於是她走入那間大的，擱置未用的前面的屋子中去了，那屋子帶着牠的關閉着的

門一直通到前邊的正房子的樓梯。她沿着走廊走到門廊的地方又走到後邊的樓梯處。她在這高高的樓梯頂處停住了，因為有太陽，她的臉打皺起來，並且往下面望去，看院子裏現在是什麼光景。又小，又筆直着身子，簡直像是一個年青的上學的姑娘，帶着一張黃色的打皺的臉，這臉在一瞬間表示出一種嚴酷的家庭事務的關切操勞，她就站在那里，望出去，並且是默默不作一聲的；好像是，她在這里是不必須的了。就沒有人肯給她以極微細的注意。

『早晨好啊，司鐵潘尼達，』她叫將出來。

司鐵潘尼達，一個肥壯的紅臉頰的女用人，穿着一件光亮的紅色的衣服，在這下面還可以看得出一大塊她的白色女襯衫同她的結實的爲烈日所薰的腿，是正站着在樓梯脚下照料那沙摩跋(Samovar)（註一）並且用力地吹，使那火好燃着起來。在她的頭上是一幅弄得很乾淨的綠頭巾，這像是一個首飾般把她的疊攏的髮辮掩藏起來。

沙摩跋的蹶脹着的左右兩旁在太陽中極光耀地灼熾起來。牠的彎曲的煙筒發出一捲藍色的煙子，這煙子混和着杜松同木脂的氣味，嗅起來是辛辣地，刺鼻地，但不全然是使人感到不快地。

回答着老女主人的敬禮，司鐵潘尼達抬起她的寬大的，給快活先佔據着的，生着小小的黑褐色的眼睛的臉來，在一種拖長的親愛的調子中，在一種唱歌的樣子中，說：

「你也早晨好啊，*Matushka barynya*」(註1)的確是，今早晨真是好天氣呢。好暖啊，託上帝的福！你也起來得早呢，*Matushka barynya*！

她的話的確是甜蜜的，在上面的甜蜜的空氣中還有一只毛鬆鬆的早蜜蜂飛翔着，帶着濃密的嗡嗡聲，在早晨的溫和的太陽明淨流動的霧障中是發黃得可怕。又是一聲不響的，司鐵潘尼達又去忙那沙摩跋去了；這只不能解迷的蜜蜂也飛開，在那圍籬後面的牠的嗡嗡的聲音也變得更加而且更加不能聽出了。

木脂的刺鼻的氣息使得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皺一皺眉頭。她說：

『什麼使得這東西有這麼大的味呢？你倒不如站開一會兒，不然你也會頭暈了。』

『這沒有什麼，*barinya*。我們已經習慣這個了。這只有一小點氣味，這是杜松的氣味。』

從那杜松的蔚藍的卷曲的煙霧她的甜蜜的聲音也似乎是黯淡而且酸苦。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的喉頭有點發癢了。她的頭也微微有點眩暈。艾倫那·基里羅夫那趕忙走開。她走向樓梯，又繼續進行她的習慣的早晨的漫步去了。

(註一)俄國的製茶具。

(註二)直譯『小母親——貴太太。』

格萊沙立刻就追上她。用着一種故意誇張出來的響聲，她踏着樓梯板奔跑下去，從淡紅的裙子下顯露出她的強壯的兩腿的像飛着的翅子一般的閃光，由於她的活潑有力的動作，這裙子是飄飄然飛動。她用一種清朗的，高興地請求的聲音叫喊：

『Parinya，你又跑出來了！太陽會要燒焦了你。我去替你拿帽子來。』

那黃色的帶着速灰色的緞帶的草帽在格萊沙的手中閃光，像是一些奇異的飛翔得很矮的鳥。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戴上帽子的時候，她說：『你爲什麼這般漫無秩序的亂跑呢！你應該使你自己有秩序一點——你知道我們都是在期待着誰的。』

格萊沙沉默了，她的臉就換上了一副憐恤的表情。有好久的時候她都在她的漫步着的女主人後面望着，於是她微笑，走回轉身去了。

司鐵潘尼達在一種高聲的低語中問她：『喂，她是在期待着她的孫兒嗎？』

『正是呢！』格萊沙憐憫地回答。『看見她們的樣子真是怪可憐。她們就從來沒有停止住不去思念他。』

就在這同時艾倫那·基里羅夫那也從植物園中穿過她的路了，她在家畜場中經過了工人們同僕人們，隨後又跨上田野間去了。在挨近花園的圍籬的地方她走上大路去了。

在那里，隔花園不遠的地方，在一棵老的蔓延得很寬的菩提樹的蔭影下面，放着一條凳子——在兩根柱腳上鋪着的一塊木板，這上面仍然表示出有一回曾經塗爲綠色的痕跡。從這地方那大路上的，花園中的，同這老屋裏的景緻都可以看到了。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她自己就坐在凳上。她在大路上望出去。她靜靜地坐着，看來似乎是如此地小，如此地纖細，而又如此地豎直。她等待了很久的時候她陷入一陣假寐中去了。

從這微睡的罅隙中她能夠看見一張心愛的人的光滑的臉在微笑着，並且她能夠聽出一種安靜的親愛的聲音在叫喚。

『祖母呀！』

她吃了一驚，睜開眼。沒有人在那里。但她仍等待着。她相信而且等待着。

一〇

在空氣中有一種輕快的感覺。大路是放光而且平靜。一陣溫軟的清爽的微風柔愛地從她面前吹過而又吹過了。太陽是在溫暖着她的老年的骨節，牠是透過她的衣服正在撫慰着她的瘦弱的背部。在她的四面的各種東西都在綠色中，在金黃色中，在蔚藍色中歡躍。那樺樹的，那柳樹的，同那盛開着花的菩提樹的簇葉是在靜靜地窸窣有聲。從田野開來了金花葉的甜蜜的氣味。

啊，在這地面上的空氣是怎樣地輕快而且可愛的呢！

你是怎樣的美麗，我的土地，我的金黃色的，我的翡翠般的，我的蔚藍寶石般的土地！生長在你的這副業中，誰肯願意去死，誰肯願意在你的這寧靜的美麗中同莊嚴的空間上去閉上眼睛呢？潮濕的『地母』啊，又有誰，既經在你這里安息着，不願意上升，不願意回歸到你的魔症中同你的歡躍裏呢？那麼這將會是何等的嚴酷的命運的播弄，把一個燃燒着人之慾的人驅逐去尋求那死的蔭蔽？

就在那他有一回曾經走過的路上他將要再走回來了。就在這地面上，在這仍然保存住他的腳印的地面上，他將要再走回來了。波禮亞，祖母的心愛的波禮亞，將要回來了。一隻金黃色的蜜蜂在旁邊飛。這隻金黃色的蜜蜂，牠似乎是在說，波禮亞將要回歸到這老屋的安靜中，並且將要嘗試那芳香的蜜糖了——那般在這可愛的地面上的太陽底下嗡嗡着的，聰明的蜜蜂們的甜美的贈品。在她的快活中，老祖母就會在聖母的像

前，放上一枝最純潔的蜜蠟作成的燭——這也是那般已經嗡嗡着飛到太陽的光線的金黃色叢中的，聰明的蜜蜂們的贈品——而且是一種對人的贈品與對神的贈品。

這村子中的婦人們同姑娘們在路旁走過了，帶着她們的爲太陽所烤過爲風所吹掃過的臉，她們都招呼這 *Bainya*，並且用着憐恤心去看她。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向她們微笑，並且用她平常的溫和態度去招呼她們：

「早安啊，我的親愛的人們！」

她們走開了。她們的高大的聲音在遠處死寂下去，艾倫那·基里羅夫那也立刻把她們忘卻。時候到來的時候，她們還要從這里再經過一回。她們將要從這里經過。她們將要轉來。就在這路上，在她們的灰土的足印遺留的地方，她們將要再經過一回呢。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忽然間從她的昏迷中醒轉來，並且用一種煩惱的目光去看她前面的景物。各樣東西似乎都是清朗，明媚，毫無掛牽——並且也毫無隱惻的心腸。

不可避免地，那勝利的太陽高高地在蒼天的圓頂中升起了。因為長得有力，聰明，而且輝煌燦爛了，太陽在現刻似乎是對於那壓人的地上的憂傷同那甜蜜的地上的快樂都是漠不關心的。而且就是牠的笑聲也是高高在上的，既不快樂，也不憂傷。

各樣東西都和先前一般是綠的，藍的，金黃色的，各種的情調同鮮活的色彩；真的是自然界中的一切東西，爲了慶祝這光輝的盛筵，都顯示出牠們的靈魂的真色彩。但是那沉默的大路上的塵沙卻已經失掉了牠們的玫瑰般的色彩，在風前攪動得像是一張灰色的頹唐的面紗。並且當着風平靜下來的時候，這些塵沙又慢慢降落在大路上，像是一條灰色的盲目的蛇，拖延着牠那肥胖的奇離的腹部，精疲力盡地又倒了轉來，去喘牠那最後的呼吸。

一切的單調都變成討厭不堪的了。這種光燦的瞬間的重新降臨，開始以那憂傷的，以那酸苦的眼淚的，以那沒有回答的禱告的，以那一種深沉的無望的灰色的預兆，困苦起艾倫那·基里羅夫那來了。

一一一

格萊沙在花園的門旁出現。她沿着大路兩旁，快活地凝視。把脚步放得更慢了，她欽佩地走近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去。

格萊沙在現在看來簡直是尋常了，又蠢，態度又局促。在她的身上簡直沒有可以嫉妬的東西。她的衣服也是十分平常。她的髮辮弄在她的頭上簡直像是一位年青的姑娘的，用三把透明的骨製的梳子膠攏在一起。她的輕便外套的顏色也很輕淡——在白底子上現出淺紅色的條紋同蓮灰色的花朵——這衣服的短袖子只達到她的肘部。她穿

着一條乾淨的藍色的裙子同一件白色的膝裙。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問：

「喂，什麼事呢，格萊森加蘇尼幼西加起來了嗎？」

格萊沙用一種恭敬的聲音回答：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是起來了。她要我來問你，我們可不可以把桌子在那洋臺上面鋪設好。」

「是呢，是呢，就讓牠在洋臺上面鋪設好罷。拉達森加怎樣呢？」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問，焦切地看着格萊沙。

「年青的姑娘是還在睡覺，」格萊沙回答。「今天又是那樣，還很早，她一直從牀上起來就出去散步，甚至連一點東西也沒有顧得吃呢。她的裙子給露水打濕了。她也許要着涼罷。她現在還在睡。你要不要同她說話。」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很有決斷地說：

「很好。我倒不如就走罷。不錯，格萊沙。」

格萊沙去了。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慢慢地從凳子上站起身，好像是她抱歉着，要從這一塊她曾在這里在半夢狀況中看見過波禮亞的地方移動開了。慢慢地她走向屋子去。

走到了門，她又停住了，向下面的大路上望了。一些時候，向那車站的那一方。

一輛車喧嚷地在那旅行的路上響。那 Muznik 只不過是握着那韁繩，還從這邊到那邊昏昏地把身上搖蕩。那套上馬具的馬搖擺着牠的頭同牠的尾巴。一個頑皮的孩子，穿着寬大的藍色的短褲，讓他的褐色的腳垂懸在車沿上，並且還用他的淡褐色的明亮的眼睛去凝望一隻瘦小的樣子醜惡的狗，那狗就在後面跟着跑，粗聲的喧吠。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嘆息一聲——到現刻仍然沒有波禮亞的影子——走進花

園中去了。

格萊沙的顏色輕淡的外套在洋臺上發出閃光。有一陣杯盆的急響聲。波禮亞的老乳母的咕嚕嚕的亂談的聲音也可以聽出了。

一三三

醒來得最晚，要到太陽都已升高而且炙熱的時候的，是波禮亞的母親，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從那薄薄的明亮的，在晚上拉過來罩上窗子的窗簾中透進去，光亮充滿了她的寢室。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吃了一驚地醒來，好像是有人忽然間摸觸着她，或者曾經叫喚過她。用她的右手一動，她暴躁地把她的輕便的白色被單扔在一邊。她靜靜地在牀上坐起來，把她的手握着她的手彎屈着的膝蓋上面。有好一陣的功夫她都在望着這

樣子簡單的明亮的綠色的窗帘上的一個地方。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的眼睛是黑的，大張着，帶着黑色的兇猛的瞳人，這看來似乎是已經消失在牠們自己的憂傷的凝望的無底的深處去了。她的臉是長長的，又光滑又蒼白，雖然是十分年輕，並且沒有皺紋。嘴唇是一種鮮活的紅色的。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的表情是像一個忽然間面朝着悲劇的鬼魂的人。她前前後後地搖晃着她的身子。

於是，突如其來地，她僅只一跳就跳下牀來。她奔向那站在紅架子上的大理石的洗臉盆前。她自己快地盥洗，好像是忙着要到別的地方去。現刻她是走到窗邊了。窗帘是被兇猛地拉將起來。她焦切地窺望外邊的景象是什麼樣子——看看天上有沒有雲彩。那是可以使得下雨並且使路街泥濘的，這路是波禮亞回家來要走的路呢。

蒼天是興奮地快樂。樺樹是悄悄地在沙沙作聲。麻雀們是在唧唧噥噥地鳴着。各樣

東西都是綠的，明媚的，並且戰抖着；各樣東西都在希望同預覺的下邊忐忑不寧。種種的聲音是可以聽出的了；歡呼的叫聲同大笑的聲音。這般大笑的人中的一個在面前奔跑出去了，好像是趕忙着要去生活一般。

一條眼淚的急流泛溢在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的眼睛裏了。她的胸部的跳盪起落在她的白色的麻布襯衫下面也可以看見了。

二四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走到神像前面去。她用她的脚把那一塊小小的天鵝絨的地氈踢開在一旁去，那地氈還是格萊沙在頭一天特意放在那里的呢。她自己就彎下身子跪在神像前面。你可以聽出她的膝蓋輕輕地撞着地板。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靜靜地自己畫十字，把她的臉俯到地板上，熱切地喃喃地說：

「啊，主啊，你知道，你知道一切，你也能作一切的。就作這個罷，主啊，把他歸還到我們，到他的母親，今天就把他歸還罷。」

她的禱告是懇摯並且熱情的，簡直就不像一個禱告。牠的話也不連貫，牠們亂慌慌地墜落，像是小點的，破碎的淚珠。她的裸露的腳接觸着那冷冷的，塗色的地板了。這個哭泣着的婦人的奮興的俯伏着的全身體在地板上跳動着並且抖戰着。她的頭重復地碰撞木板，把她的黑色的髮辮也弄鬆散了。

她禱告得並不長久。眼淚的急流已經清潔的她的靈魂，好像是；她變得快活的而又同時是平靜的了。

她站起來，也是一般的忽然而來的，並且按鈴。她自己坐在牀的角上，用一張柔軟的手巾擦乾她的眼淚。於是她默默地笑了。她忍耐不住地搖晃着她的一隻腳，用腳趾頭去推擊那牀面前的地氈。她的目光在這屋中四處遊蕩，但是似乎沒有觀察出什麼。

格萊沙恰巧剛才開始理髮，並且剛才把那護胸的帶子套上了她的細小的腰部。這尖銳的忍耐不住的按鈴聲使得她驚立起來。她跑到 *barinya* 那里去，同時從洗衣室中趕快地抓起一雙刷黑了的靴子同幾件衣服。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在一種急切的聲音中叫：

『現在就趕快罷，格萊沙。幫助我料理我的事情。』

她忍耐不住地到處看望，當格萊沙放下她的負擔的時候。

這每天的儀節快快地就過完了。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穿好了衣服，格萊沙只是把她的靴子遞過去，並且把她的衣服掛在後邊的鉤上。

立刻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就準備齊全了。她在鏡子裏簡單地茫漠地照了一照。

她的蒼白的臉似乎是仍然顯得年青而且漂亮。她是纖弱，像她的婆母，並且身材也

矮小。她穿着一件縫得很合身的短而且寬大的袖子的白衣服。她的頭飾安排在一個希臘式的結子裏，用一根紅色的帶子攏起來。她的細小的，端正的脚是穿上顏色的絲襪子。同一雙帶銀扣子的白鞋。

二五

蘇菲亞快快地走入飯廳。她從桌上的一個瓶子裏傾倒出一杯鮮牛奶。她站着把牠喝了，並且還附帶着嚼了一塊黑麵包。

同時她把午飯用的東西也吩咐好了。她選擇了波禮亞喜歡吃的菜。她停住下來回想，或者波禮亞喜歡這個，或者他不喜歡那個。

司鐵潘尼達傷心地聽着她，並且在一種含淚的聲音中回答：

『是呢，我知道！我憑什麼不知道呢？這已不是第一次了。』

格萊沙問了一些事項。那老年的顛顛倒倒的乳母簡直是口若懸河地喋喋亂談。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機械一般地去回答她們。她似乎隨時都在專心致志地傾聽着。或者去聽那遠處的小小的鐘的聲音，或者聽那大路上的車輪的轟鳴。她趕快尋着她的路出去了。她也不再聽見對她說的是什麼話。她走出去了。

她走進波禮亞的書齋。在那里的各種東西都是像在舊日一般，有條不紊。當着波禮亞回來的時候，他會發見各種東西都是在原來的地方。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帶着極大的關心，急忙向這屋中望了一望。她願意要看或者各種東西是否在她原來的地方，或者灰塵是否已被掃除，或者那地氈是否放在牀前，或者那墨水瓶中是否裝滿了墨水。她自己親自把那盛稻麥花的花瓶換過了水。如果有什麼東西是離開本位了，她就讓眼淚奔流，於是就按鈴叫格萊沙，並且把許多責罵的話都堆積在她的身上。

格萊沙的臉上戴上一副害怕的憐恤的樣子。在一種最謙遜的態度中她請求寬恕。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責備她。

「你怎樣能夠這般不留心呢，格萊沙？你知道我們每分鐘都是在期盼着他的。假使他忽然間走了進來，看出這亂七八糟的樣子呢。」

格萊沙卑順地回答：

「饒了我罷，*barinya*，不要再去想起這事情。我會很快地把各種東西都整理就緒的。」

當她出去的時候，她一面就用她的白護胸去擦掉三兩滴眼淚。

二六

用着這同樣的不正當的匆忙，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走進花園中去了。她任什

麼也沒有看見，既沒有看見那白色的 Aphrodite，也沒有看見她的玫瑰花，在她的到花亭中去的路上——從這花亭中可以俯視花園的一角——是可以看出那條大路的了。在太陽光中看來是活潑地發出綠色，有一個四面傾斜的房頂遮蓋住這花亭，而那垂在四面的帶着紅邊的粗布的掛布就當作一件防禦物一般去防禦那好穿鑿探聽的眼睛。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用黑色的渴想的眼睛向下面去看望那條大路。她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聽着她心頭的急遽的志忑不平的跳動；她等待着波禮亞一定將要出現

在眼睛了。



風吹在她的臉上，並且用那垂吊着的掛布把這臉半遮了；她的臉是蒼白的，她的眼睛是峻切的。太陽溫暖地接吻她的纖細的膀臂，這膀臂是一動也不動地擱置在那花亭的寬闊的蓮灰色的欄干上的。在田野間各種東西都是光亮，碧綠，快活，但是她的眼睛

是凝定在蜿蜒着在田野的自由中的那條灰白的塵沙的蛇身上。

如果她們像這般地等待着，波禮亞一定將要回來了。

但是沒有他的影子。她的渴想的目光枉自深陷入那空曠的荒野中去了。沒有波禮亞。她的無限的渴望的目光是變得更加凝定而且深入的了——但是仍沒有波禮亞。各種東西都是同從前一樣，同昨天一樣，同常常一樣。平朗的，寂靜的，而且無情的。

二七

吃早點心的時候到了。三個人都一齊坐在洋臺上的桌旁。還安置得有第四個地位，有第四把椅子呢，因為誰能說得清，波禮亞就不在這開早點的時候歸來！

太陽已經是高高的了。天氣是變得炎熱。那在那女神的像座腳下的紅玫瑰的香氣變得是更加熱情的了。而且那白大理石的 *Aphrodite* 的微笑是甚至更清晰明靜了，

當她用着一種先天生成的永久不停的動作的閒雅垂放下她的掛布的時候。在明亮的陽光中，那小徑上的沙土似乎是黃白色的。樹木投擲下嚴正的黑影子。牠們似乎吐出一種樹汁的，同土地的，同暖氣的氣味。

這三位女人都坐着，使得她們中的每一個，當着從洋臺的捲起來了的篷同從那灌木叢中看望出去時，都能夠看見那在花園門的地方就終結的窄而短的小路，從那里也是可以看見大路的一段；這樣她們都一點不失敗地能夠去觀望每個過路的人每輛的車。

但是在這一天的這個時候簡直就很少有人走過或驅車經過這老屋的。

格萊沙在等着她們。她戴着一頂新洗的帽子上邊套有漿硬的帶子和緊緊地籠住她的頭髮的髮網。這雪白的小帽就在格萊沙的年輕的給太陽燻炙的臉上愉快地發光。在花園中，恰恰就在那洋臺下面的一張長檯上，坐着波禮亞的老乳母，穿着一件陰

暗的蓮灰色的輕便外衣，黑裙子，頭頂上還有一張藍黑色的頭巾。她是在陽光中溫暖着她的老年的骨節，並且聽着洋臺上面的談話；時而她在怨謗，時而她又微睡了。

骨頭又寬大，人又結實，她是有着一張圓的和靄的臉，並且甚至就是從那稠密的網狀的皺紋中，也還有一種顯而易見的代表出她從前的美麗暗示。她的眼睛是清朗的。灰白的頭髮是平平地梳下來的。她的儀表同她的臉戴上一副衰弱的良好天性的固定表情。

二八

同平常一般，她們吃而且喝，並且還繼續保持着一种快活的情誼的雜談。有時候她們中的兩個同時說話。在花園中的不相識的人怕還要以為是一個大家族是聚會着在洋臺上面呢。

常常是波禮亞的名字要被提起。

「的確是，波禮亞喜歡……。」

「也許波禮亞會帶來……。」

「奇怪，波禮亞還沒有回到這裏……。」

「也許波禮亞在晚上會要來的……。」

「我們一定得問問波禮亞，看他讀過沒有……。」

「這是可能的罷，這件事在波禮亞並不新奇……。」

而在下面，在那洋臺下，那老乳母每次聽見波禮亞的名字，她就自己畫過十字，喃喃不清地說：

「啊主啊，安息着你的忠僕波禮士的靈魂罷。」

最初她的聲音是低微的，但這逐漸地就變得更高而且更高了。最後那桌旁的三位

女人都能聽出她的話句。她們微微地戰慄，交換焦灼的目光，在這裏邊還偷偷地溜進一種煩惱的恐怖的表情。因此她們開始甚至更高聲地說話了，而且笑得也甚至更快樂了。她們不容有沉默的間隔，她們的這談笑的咿咿哦哦聲就能阻止住一會兒，使得她們不聽見那花園中的乳母的呢喃的聲音。

但是在提起一回這心愛的名字後，她們的聲音就不可避免一般地低降了，現在她們又能聽出那寧靜的可怕的話：

「啊主啊，安息那靈魂……」

她們在食桌前坐得很久，但是她們說話比起在吃東西的時候還要勤快地了。她們神經性的凝望向大門的那一面。這似乎是一件可怕的事，必須要離開這食桌，走到別的地方去，而波禮亞又還沒有同她們在一起呢。

在這早點開完了的時候，郵便到了。格里沙（Grisha），一個十四歲的幼兒，每天騎馬到車站去取這郵便。他在大門的地方敏捷地跳下馬來，把塵土的雲也高高地捲起來了。他留下了那馬，走進花園，手裏拿着一個黑色的皮囊，向着這個東西或那個坦然的笑。走上了那洋臺的長的梯級，他高聲地快活的宣告說：

「我帶了郵便來了！」

他是快活的，曬黑的，且流着汗。他有一種太陽的，土地的，塵沙的，同樹脂的氣味。他的手和腳都是同大人的一般大。在他的汗衫的開口處，那口子是斜着開的，是掉了幾個鈕子，因此露出他的曬黑的胸脯之一部同一股灰帶子。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突然從她的位子上站起來。她從格里沙接過皮囊，快快

地又把牠扔在桌上。一大堆的貼上郵票的小包傾倒一般地出來，在那白色的桌布上。這三位女人都俯身到桌子上去翻索信件。但是信件只是偶爾才來的。

拉達霞打皺起她的眉頭，看着那微笑着的幼兒，問：

「沒有信嗎，格里沙？」

格里沙，拖曳着他的由於太陽的原故紅得像磚塊一般的腳，微笑而且回答，像平常一般，也是用同樣的語句：

「信是要有人寫的。」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忍耐不住地說：

「你可以去了，格里沙。」

格里沙去了。女人們把報紙展開。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拿起那 *Rech* 報來細細地看，偶爾也述說一些引起了

她的注意的東西。

拉達霞是在翻閱報。她默默地，慢慢地，專心地讀。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拿的是 *Pravda* *Yekimoshi*。她把那包裹慢慢地打開，把這一大張報紙都鋪在桌上。她讀下去，在字裏行間急遽地溜送她的眼睛。

三〇

呻吟着，這老乳母慢慢地走上梯級。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從她的誦讀中停留下來一會兒，帶着恐怖去看這位老婦人。拉達霞神經性的一跳，掉開了身子。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平平靜靜地讀下去，沒有看這老乳母。

乳母歎息，在門口的一張凳子上坐下，在一種單調的調子中，問這一個同樣的每天都要問的問題：

「在今天的報紙上有多少人是被判了死刑呢？又有多少人是已經被絞死了呢？」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擲下報紙，忽然站起來，很蒼白，望着這老婦人。她是從頭到腳都顫慄着的。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把報紙疊起，推在一邊，用着拘捕的眼光直視她的前面。拉達霞站起來；她掉轉她的臉，那臉是忽然間變成蒼白的了。掉向這老婦人，用一種似乎是已經不是她自己的，一種呆木的聲音說話：

「在艾加特里諾司拉夫——有七個；在莫斯科——一個。」

或者還有別的城同別的人呢——像每天的新報紙上開列出的一般的。

這乳母站起身，虔誠地自己畫十字。她喃喃地說：

「啊主啊，安息着你的僕人們的靈魂罷！並且賜給他們以永久的生活！」

於是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在失望中叫出：

「哦波禮亞，波禮亞，我的波禮亞呀！」

她的臉是蒼白得好像在她的黯淡的伸縮自如的皮膚下面並沒有一點血遺留一

般。
用着一種搖擗的動作，她扭絞着她的手，並且害怕地望着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同她的女兒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掉身到一邊去，並且望着老乳母，責備似地搖頭，而在她的眼睛中，像是黃昏時的露珠的小點一般，也出現幾滴稀少的眼淚了。

拉達霞決然地看着她的母親，用蒼白的打戰的嘴唇說：

「媽媽，你自己安靜一點罷。」

忽然間她的話聲又再變成淒冷的木呆的了，好像是有一些惡狼的不相識者強迫她每天都慢慢地熟慮地說她的話。

「你自己知道，媽媽，波禮亞是在一整年以前就被絞死的了！」

她又用她自己的暗黑的眼睛的呆板的哀憐的目光去看她的母親，並且重說一遍：

「你自己知道這個，媽媽！」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的一對眼睛是大大的張開；黯淡的，在牠們中間還有一種恐怖，而且一對深沉的瞳人也在牠們的黑暗的深處燃燒起一種不可測的光輝。她差不多是無聲無息地也重念一遍，眼睛直望入拉達霞的眼睛：

「絞死了！」

她回歸到她的座位上，從她的悽慘的眼睛中去望那白色的 Aphrodite 同在那女神的脚下的紅玫瑰，並且沉默着。她的臉是白的而又峻切的，她的嘴唇是紅的而又緊緊閉攏的；有一種潛在的瘋狂的暗示在她的這對眼睛的沉靜的光輝中。

在那永遠的美貌的神像前面，在那生命短促的歡躍的玫瑰的香氣前面，她是僵硬着，好像亦已變作了孤苦伶仃的母親的永久的憂傷的神像。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靜靜地走下了狹窄的側邊的梯級到花園中去了。她在一張隔這房子有一些遠的長櫈上坐下，看望那點綴着綠色的小池塘，哭了。

拉達霞走進她的 Mezzanine 中的自己的屋裏去。她打開一本書，並且努力試着去讀牠。但是她覺察這是不可能的。她把書放在一旁，從窗外望出去，她的眼睛也模糊陰翳了。

罩在這老屋上面更高而且更高了，升起了那無情的金龍（註）。他的歡躍的笑聲在那愉快的山上叮噠直響，好像是在一個火焰圈中一般，就把這房子的頹唐的沉默都圍在裏面了。那四面普照的光線像是鋒利的羽毛作的弓箭一般地射出，空氣是抖顫着一種永久的，絕不疲困的憤怒。沒有人是被等待着的。也沒有會來的。波禮亞已經死了。

殘酷無情的時間的輪子是不知旋轉往回來的。

這樣這一天就在經過着——清朗而明媚地。那耀眼的白色的光宣告說，沒有可以去希望的東西。

(註)指太陽說，以下同此。

三三二

拉達霞坐在她的屋子中一扇開着的窗前。一本書是放着在那窗臺上。她沒有心去讀牠。

這書中的每一行都使她追憶起他，憶起那未完的談話，那熱烈的辯論，那曾經有過的事，那不會再有的事。

這些回憶變得是更加而且更加光明的了，終於達到一個幻象的清楚與完滿的境

地，淹沒着她的靈魂。

那兇猛的金龍爲一層鉛灰色的雲所遮掩也變得朦朧黯黑一些了。但就是朦朧黯黑也爬入了關於他的回憶。好像是蒼天已被那凄冷，清朗，恬靜的月亮截斷了。她的臉是蒼白的，但並不是由於憂傷。她的光線投擲一種迷魂的法術在那睡着的土地上，還投擲到那不能達到一般地高高的天空上。

月亮已經迷惑了田野，亦迷惑了山谷，這山谷中是霧氣迷漫的。有一種黯淡的微光發出在那假寐着的草上的凄冷，平靜的露珠裏。

在這奇幻的微光中就有了復活了，那已經死掉了的——那已經過去了的，可以鼓動人去作那須要超人的力才能作的，那過去了的溫柔同愛情，都有。在嘴唇邊上還又來了那驕傲的，久已不唱的讚美詩同事業與忠義的誓詞呢。

這樣那醜惡的，提防的，挑剔的眼睛算得什麼呢！甚至就是世上的一切的狡滑的毒

藥也不能把牠毒死呢。

給這月亮的神祕蟲惑得不堪了，樹林就都站着，期盼的，迷濛的，沉默的。在人們看來是不可理解又難於逼近的是牠的緩慢的，確實的經驗，同牠的鍛鍊成的希望的祕密。

就在這月亮的沉默中人們帶來了青春的反抗，言詞，同笑聲；但是，終於被月亮的神祕所克服，人們又忽然間變成啞默的沉思的了。

那空曠的林中的空地，被那綠的顏色同月亮的淒冷的光弄得有點迷魂了，看來似乎是很蒼白的。沿着這林中空地的邊上，是躺着樹林的影子，牠們都似乎是不真實的，霧氣迷濛的，而且沉默得怪神祕。

月亮，慢慢地，差不多是偷偷地，是在那蒼白蔚藍的天頂中升得更高了，圓圓的，冷冷的，像是消失在一張薄的面紗後面一般地消失在乳白色的霧氣裏，她用她的不動情的目光就佈散在那微睡着的樹木的迷濛的沉默的樹頂上，並且用她的白眼睛的一動也

不動的，探詢的目光就去看下面林中的空地。

在那冷的草上四散着的露水的微薄的小點子消失了——白色的夜間的霧障就把牠們都饜饜地喝盡了。空氣是格外的芬香。在那林中空地的邊上還有許多細嫩的，豎直的，白枝幹的樺樹從霧氣中現身出來；牠們是仍然睡着的，並且是天真爛漫得像牠們的同伴，那些姑娘們一樣，她們就睡息在這些樹木底下，穿着她們的蔭白色的衣服。

三三三

安歇着在那林間空地裏的柔嫩的樺樹下面的是一隊姑娘們，少年們，同成人們的團體。一個坐在一株砍倒的斷樹根上，還有一個坐在一根在暴風雨中傾倒的老樺樹的樹身上，還有第三個就躺睡在鋪在草地裏的外套上，還有第四個就把他的背安息着靠在一棵年青的樺樹上。只有一枝紙煙發出的唯一的細小的火光，但是這個不久也熄滅

了。

在那閃爍的纏綿的霧氣中，各種東西似乎都是純白的，透光的，並且是極動人心目的。並且這看起來似乎是那在林間空地裏的樺樹同在天空中的月亮都是在期待着什麼東西的光景。

在這里也有拉達霞。在這里也有拉達霞的朋友，一個從莫斯科來的專門學校的女學生，皮膚潔白輪廓清楚，看來竟好像一隻健康的小野獸。於是又有了波禮亞同他的朋友，兩人都穿着麻布短衫，兩人都瘦弱，蒼白的臉同黑色的，熱慣的眼睛。

並且還有另外的別人呢——一個高長的，茁壯的人，穿一件黑色的輕便外套。他有一種自信的神氣，並且似乎是在這次出席的人中要算最聰明，最有經驗，最能幹的人物。他是被成人們同姑娘們圍繞住了，他是被人考問着。快活的善良的，耐不住的種種聲音都在申請他。

「就替我們唱唱那萬國歌罷。」

波禮亞，一個帶着蒼白的蹙皺的前額的孩子，並且在他的眼睛裏還有一道藍黑色的圈，是正在望着這別一個的臉，而且也請求得比其餘的人更懇切誠摯。

這高長的，寬胸脯的米凱爾·萊伏維奇 (Mikhail Lvovich) 斜着眼睛看人，並且執拗的拒絕歌唱。

「我不能唱，」他粗率地說，「我的嗓子有點不舒服。」

波禮亞同拉達霞都堅持着。

米凱爾·萊伏維奇用他的手作了一個手勢，並且粗暴也不下於先前的允許了。

「好罷，我就唱。」

大家都是高高興興的了。

米凱爾·萊伏維奇作一種屈膝的姿勢。在那白霧迷濛的林間空地上面，在這翠白

臉孔的孩子上面，在這白霧牠自己上面，升騰起來了，向着那蠱惑人的月光，在天空中平靜地浮蕩着，那驕傲的熱情的讚美詩中的這些話：

『起來罷，你打上了一顆詛咒的烙印的人！』

米凱爾·萊伏維奇唱了。他的眼睛凝定在地面上，凝定在那在清明圓滿的月亮的光輝中發白的草上。這是很難說，或者是他不願呢還是不能直看人這般少男少女們的眼睛裏——看入這般信託的清潔的眼睛裏。

他們是已經圍攏來聚在他的四週了，而且他們是怎樣的圍繞着他擠得緊緊的呢，這般精神純潔的年青姑娘們，還有這般少年們呢，他的膝蓋跪在草上，隨着他的嘴唇的每一舉動而動，並且靜靜地就參加在內。這勇壯的曲調增長了，在音量上也加增。像一段歡躍的預言一般，叮瑯的直響着這滔滔的字句：

『在萬國中

一切的人們都要像兄弟一般的相見。」

三四

米凱爾已唱完了他的歌。有一陣的時候誰也沒有說話。於是這興奮的聲音在一塊
琅琅地響起來了，攪破了樹林中的深厚的沉默。

明朗的，女孩子的眼睛是懇切地在望着米凱爾·萊伏維奇的愴鬱的臉。一個清晰的，姑娘的聲音在堅執地而又溫柔地請求：

「再唱罷，請你聽說一點罷。再唱牠一遍。我將要把這些話都錄下來。我願意把牠從心裏背誦得上來。」

拉達霞靠近前來一步，也寧靜地說：

「我們一齊都要把這些話學會了，並且每天都唱牠們，像是一個禱告一般。我們將

要滿心願意地去作這個。」

米凱爾·萊伏維奇終於抬起他的眼睛。這對眼睛是小的，閃光的，並且精明的。這一回這眼睛是把牠們自己嚴正地探討地凝視到拉達霞的臉上了，那臉在這蛇一般的眼光中忽然間就變成慌亂的了。

米凱爾·萊伏維奇粗率地對她說：

「這並不須要多大的勇敢，如果要在這靜寂中，在這樹林內唱歌。任誰也能這樣作的。」

拉達霞的臉變成蒼白色了。並不帶孩子氣的決心的黑暗的火焰在她的眼睛中點起火來了。她興奮地嚷：

「我們將要學習這些話句，並且我們將要在須要牠們的地方去歌唱牠們。我的上帝，難道說我們是依靠話句，並且僅僅只依靠話句嗎？我們是準備好要幹事了。」

波禮亞在她後面又重說幾句：『我們是準備好了。我們將要作那一切必須作的事。是呢，甚至就死了也肯，如果是必須。』

米凱爾·萊伏維奇用一種恬靜的保證說：

『是呢，我知道。』

在他的專注地凝定在地面上的眼睛裏，一種模糊的，小小的火焰是可以看出的了。

三五

有一陣短期的沉默。隨後一種低微的聲音是可以聽出了。這是一位姑娘，細嫩得像一棵年青的樺樹似的，帶着一張伶俐的，快活的臉，是她在說話。

『我的上帝何等的力啊！何等的滔辯！』

米凱爾·萊伏維奇慢慢地掉轉他的臉向着她。他嚴正地微笑，並沒有說什麼。

這位姑娘把她的手緊握着橫放在她的膝上。這是一種極漂亮的姿勢。她的臉忽然間罩上一種嚴正的神氣了，呼吸出熱切的禱求同猛勇的決心。她奮熱地說：

『我們一齊都唱那合唱的歌罷。米凱爾·萊伏維奇會教我們的。你會教我們，米凱爾·萊伏維奇，你肯教嗎？』

『好極了，』米凱爾·萊伏維奇回答，帶着他的平常的嚴正的尊榮。

他把他的黯淡的，陰沉的目光投擲出來，繞行這圍聚着的快活的年青的臉的人環。只有他一人孤伶伶地坐着，用背向着這空曠的林間空地同那迷人的月亮。他的臉現在在陰影中看來變得甚至是更有重要的神氣的樣子了。他的全體態度是一種凜凜的威嚴。

這般年青人的臉在月光中是白色的。他們的衣服是光華燦爛。他們的聲音是漂亮清楚。在他們的單純的信託中也有一種宣誓的意識存在。

『好，我們就開始罷！』這位細嫩的姑娘說，有一些神經攪亂了。

米凱爾·萊伏維奇舉起他的手來作一種嚴肅的姿勢，就開始唱：

『起來罷，你打上了一顆詛咒的烙印的人！』

小孩子們都同心協力地歌唱，他們的高亢的清朗的嗓音與米凱爾·萊伏維奇的深沉的低的嗓音混合在一起。他們的年青的嗓音燒灼着自由同反抗的熱情的火焰。高了仍然要再高，在那白的霧氣上，在黑的森林上，向着那銀色的雲同靜靜地發微光的星空，向着那儀表巍然的月亮，升騰起這種祈禱的聲音。

並且那白樹身的樺樹，那乳白色的，在天空中動也不動的月亮，那給小孩子們的膝部壓下去的銀色的草——全都是安靜，全都是沉默，全都是在用着一隻敏感的耳朵聽。四圍的各種東西都在用着一種銳敏的嚴肅的專注去聽這般聰明的小孩子們的歌唱，這般小孩子們，他們都浸浴在微涼的，夜晚的微光的半透明的銀色中，他們的膝蓋跪

在草地上，他們的眼睛是在他們的拾起來的臉上燃點着火光，是一齊都在重唸那位高長的，自制的少年所唱出來的歌，這少年的暗黑的臉同凝定的目光還沮喪地凝視在那草地上面呢。他們隨着他後面重唸：

在萬國中

一切的人們都要像兄弟一般地相見。

這奇異的外國語，在牠的聲調中是非俄羅斯的，向他們暗示出了一種迦南樂土的崇高，聖潔的指示，一種新的天空下的新的土地，一種他們在其中有信仰的土地。

唱完讚美詩，又有一陣的沉默，一陣聖潔的沉默，又嚴肅又明顯，從地上一直達到天空了。他們也許是在一個新的，還未知道的地方的一所廟宇中罷，也許是在作那獸神的禮節的神祕的瞬間罷。

米凱爾·萊伏維奇是第一個衝破沉默的人。他慢慢地說話，並不看任何人，把他的沉鬱的目光引導着在這般小孩子們的蒼白的臉的頂上，引向他們的目光的火焰圈以外的地方去了：

『我的朋友們，你們知道這是何種時候。我們中的每個人都是能夠有用處的。如果我們中的任何人是被派遣了，我希望沒有人是要爲他的寶貴的生命而戰慄，並且也沒有人要因爲想着怕他的母親傷心就被阻擋着不去作了。』

『沒有！沒有！只是他們肯派遣我們！』

『母親一個人的傷心比起全民族的受苦來算得什麼呢！』拉達霞高聲地說。
有一會功夫湧起了她的母親的灰一般的蒼白的臉同她的極黑的，明達動人的

眼睛的這心的印象。一種犀利的痛苦，繼續着有一些時候，刺穿他的心了。但那算什麼呢？這畢竟只是一瞬間的怯弱。一個驕傲的意志就會能夠戰勝這種因了要投贈偉大的愛給一般人，給不相識者，給那般憂勞的受苦的人們而在自己的一個單純的親族身上種下的微薄的痛苦。

一個母親的憂傷算得什麼呢？就讓 Niobe (註一) 永遠地哭泣着她的被那高尙的『金龍』的燃燒着的毒箭所殺傷的孩子們罷；讓拉結 (Rachel) (註二) 永遠地沒有人安慰罷——一個可憐的母親的憂傷算得什麼呢？明亮的才是 Apollo 的臉，放光的才是 Apollo 的夢呢。

然而多麼痛苦，多麼痛苦啊！一種陰翳浮現在這幻想的境象之上了，好像那高唱過驕傲的讚詩的不祥的人物的陰森面貌曾經陰翳了月亮並且曾經投射了一個嚴肅的陰影在心的本身上面一樣。

於是當前沒有了月亮，沒有了夜，更沒有了林中霧裏的白茫茫的空地了。晴朗的白日對拉達霞眼睜睜地望着。她坐在窗戶那里，書攤放在她的面前，這老屋是頹喪地沉默。陰雲已經消散了，天空又復晴朗起來，這毒惡的「金龍」是再來一回地照準着他的發炎的箭，他重新地反復他的勝利。

這種殘酷的憂鬱是必須擔當的。射人的，該詛咒的金龍，燃燒，煩惱，歡躍罷，勝利者！而就是他不久也要走到他的墜落期的，於是，看看待死地在半天流血。

(註一) Niobe 因為她的兒女衆多(七個兒子七個女兒)，用以驕傲那只有

女的女神 Leto (Latona)。於是 Leto 的兒子 Apollo (太陽) 和女兒 Artemis

(月亮) 發怒把她的兒女一齊給用箭射死了。Niobe 被大神宙斯給變形爲一塊石頭，每

當夏季時常流淚。篇中的金龍都雙指太陽和 Apollo 說，就是根據這個故事來的。

(註二) 拉結是雅各的妻子，生雅憫的時候，因難產而死。見創世記。

拉達霞，戴着一頂黃草帽，在田野間散着步了。地面是火熱的，天空是蔚藍的，空氣悶蒸而風在沉沉欲睡；焦黃的是稻麥之類，綠油油的是滿地青草。拉達霞洗浴在這光明的熱度裏，她刺動她揮汗地疲倦的回憶，於是忘卻了這當前的慘淡的白晝。

她走着——就像很久以前的一天一樣，這火熱的耀眼的田野，以及牠的在這熱度之下垂着頭的草莖，都在那里伸展在她的面前了。這是從前一個悶而且蒸的中午的復活。

這是在那些天裏，彼時拉達霞還在親愛這善良，仁慈的太陽，這生命和歡悅的源泉，這勞動和事業的——這超乎人力的事業的，永遠的，不倦的前導。

啊，這誘惑者蛇的奸詐的說詞啊！他轉變我們的頭腦，他引誘人，而且他使我們可憐

的地面看去好像個想像的王國。

在這熱得乾枯了的小麥穗的海裏又起了一種輕微的招展的擾動了，那因蒸熱怯怯地低垂牠們的汗津津地昏迷的頭的小藍花繽紛在麥穗上面。

拉達霞同她的弟弟波禮士正一同散着步，在那金色的麥浪中的一條引人入勝的狹路上。

多麼高啊，這小麥人因為長麥莖的關係在右邊僅僅地能以看見這座老屋的綠屋頂，和那 Mezzanine 的半圓形的窗子。而在左邊呢，只是那村莊裏的灰色的，簡陋的小屋罷了。

拉達霞同波禮士彼此相隨着。那所有環繞他們的乾枯的麥穗都招展作態而且窸窣有聲，而在他們中間的卻是那藍眼的小的麥花。這兩個脆弱瘦削的人的半影應答着這同樣的招展着的動作。

拉達霞在前頭走。她回頭來看波禮士爲甚麼落在了後面。這孩子，黑黑的，瘦瘦的，燃燒着的大眼睛，穿着亞麻布的短衫，正在採摘着小藍花呢。他已經採摘得那麼多了，多得手裏差不多都拿不住了。

三八

拉達霞笑着，對他的弟弟說：「夠啦，我的親愛的，夠啦。這我那里都能攜帶得過來呢？」
「怕甚麼，這還不容易的！」波禮士很得意地回答說。

拉達霞伸出她的曬黑了的手去取這花。這捆藍麥花，紛披在她的前胸，差不多遮起她來，她是這樣瘦弱的。

波禮士又向她很高興地說：「怎麼拿不動麼？」

拉達霞笑起來。她的臉上照耀出感謝的歡悅和一種欣欣的，孩氣的果斷來。「我要

帶走這些的，但是可不要再摘了！」她說。

「我要儘量地去替你多摘呢。」波禮士的聲音很是嚴重；「因為你知道我們也許有彼此見不着的時候的。」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聲音裏有些戰抖了。

「或許，永遠沒有，」拉達霞深思地回答說。

兩個人的臉都變得悽愴而且愁苦了。

波禮士，皺着眉，向一旁投着眼光，並且問：

「拉達霞，你跟他去麼？」

拉達霞知道波禮士是在問着米凱爾·萊伏維奇，他當時正在委派她去作一件危險的事務。並且他也曾經應許要委派波禮士去幹一些蠻幹的勾當。勇敢的往往是這樣蠻幹的。

「不，我要單獨地前去。」拉達霞回答說，「他只要慢慢地領我到了地點就行的。」

波禮士用一種陰沉，嫉妬的眼光，看着拉達霞，而且更加謹慎地問：「你不怕麼，拉達霞？」

拉達霞微笑了。她的微笑有多麼驕傲啊！她說話，她的聲音是寧靜的：「不，波禮士，我覺得幸福。」

波禮士注視她的面貌看起來真是幸福的，她的黝黑，發光的眼睛確是欣欣然的。像這樣地望着她，她的寧靜傳達到他的身上，而且吹給他一種對於他自己的和對於手下的事務的沉着的信託。

他兩人更向前走去。波禮士又採摘麥花。拉達霞在默想着甚麼。她曾經折斷了一穗小麥，茫然地在咬着麥粒子。

這是一個又長又熱的悶蒸的日子。那殘忍的「金龍」漠不關心地下望着這兩個孩子。不倦怠的，他對準他的光明閃爍的箭鏃在這曬黑的，兩眼發火的童子和這瘦削的，亭亭的，黑眼睛的姑娘身上。他的放光的箭鏃是惡毒的，而且牠們又是射得非常之準；他的強而有力清明耀人的光是慘酷無情的——然而她往前走著，並且在她的目光裏有着希望，在她的目光裏有着堅決，在她的黑眼睛裏有一種火焰——這種火焰給人的靈魂點火，來成就那超越人力的事業。

拉達霞在這小路的盡頭處——塵土飛揚的大路旁忽然站住了。她的眼睛，充滿了溫柔的傾慕地，望着波禮士。這是顯然的她願意在她的記憶裏印上這親熱的曬紅了的面孔的一切可愛的特點——這濃重的眉毛的弧線，這紅嘴唇的嚴肅的安放，這下頰的

堅定的輪廓，這嚴重的側影。

拉達霞輕輕地嘆口氣，溫和而又歡欣地對波禮士說：

「夠了，最親愛的。帶着這樣的一堆，他們要不讓我進火車呢。他們要說：『這個應該放在行李車裏的。』」

兩個人都漫不經心地笑起來。波禮士依然有些懶得離開那麥花。他說：「就再來一點吧，我願欲你有一個巨大的花球。」

「你願欲樣樣東西都是巨大的！」拉達霞快活地應答說。

但是她的臉色很是嚴重。她知道這種性質在他是怎樣地深，而且怎樣的重要。波禮士望着她，而且在答語裏反復他的得意的，他的最親密的思想：

「是，這是真的。我愛一切的巨大，一切的過度。無論甚麼東西，無論甚麼事情！如果我只要常常地像這樣地作爲啊！而且整個地把我們自己交給一樣事情啊！生活該怎樣

地異樣啊！

拉達霞沉在思想裏了，反復地說：『是呀，巨大的事情，超越人力的事情。要使生活浪費。祇要並不吝嗇，並不因為個人的皮而戰慄。最好的要算死——把所有的生活都結成一個小繩結子，而且把它拋掉吧！』

『是的，是的，』波禮士說，他的像夜那樣發黑的眼睛，因一種還在遠處的風雨的怒狂而炯炯放光了。『我們一定要不管甚麼生活，卻要浪費生活，浪費到結局——只有到那時候我們才能達到我們的目標！』

他們走過那條大路，又很鎮定地沿着一條小狹路散步了。她的衣裳在黃金色的波浪中是白色的。拉達霞伸出她纖纖的手，麥穗都枯乾地作響，熱的堅硬的麥粒便落在她的手裏。他們承受着那殘酷的『金隴』的閃爍的箭鏃的從上面的射擊。

這兩個孩子正在往前走，想起了他們的誓約。他們很信託地前去，他們並不知道

那派遣他們的便是一個賣黨賊他們的犧牲是白費的。

四〇

這在四周圍枯乾地窸窣有聲的都是些甚麼呢！這是小麥啊！但是那細碎的麥花在那里呢？波禮士又在那里呢？這小的藍眼的花還在麥子上，波禮士卻已經被絞死了！

『至於我呢？』拉達霞在一種異樣的，威壓的紛擾裏自己問自己。她好像一個剛剛醒轉來的那樣環視她的周圍。

『爲甚麼我能以在這里呢？』

她自己回答自己：『我逃開了。一種偶然的造化救了我。』

拉達霞爲這種思想所懊惱了。她怎樣能以殘存的呢？『我若是已經毀滅了豈不比甚麼都好麼！』

這經過是非常地簡單。拉達霞，是第三號，被安置在火車站那里，她的職務是備第一號和第二號的失敗於萬一的。但是第一個卻成了功，雖然他自己在爆炸裏毀滅了。

第二個，因為聽見離不很遠的爆炸，便失去了他的鎮靜。他跑開來救他自己。他追上了一輛輕篷車，逃到河邊上去。在這里他僱了一隻小划船。當靠近河流中間的時候，他把炸彈投到水裏去。那划船的已經猜到那是某種犯禁的東西。況且，他被那在官船上的和在岸上的看出來了。第二號便被捕，受審而上了絞。

拉達霞無論在那方面並未洩露了她自己。她鎮定地散步，並不驚惶，負着她的危險的重擔，沒被一個人覺察到。她逍遙地攪雜在過往的行人當中。她把炸彈交割給指定的地點。

過了幾天她便離開回了家。並沒有人跟踪她。拉達霞正在等候着第二次的委派時，她驟然地捨棄了這種事務，因為她對於這事的信託已經消滅了。

這就在波禮亞被絞死以前發生的。但是她的決心，在那些惡夢頻仍的日子，在那些急遽而出人意料地結果了他的生命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那些真是可怕的日子啊。

但是，不是，最好不要去想起牠們，最好是不要去記憶牠們。去記憶牠們便是去受苦啊。最好要記憶些別的事情，——萬里晴空而又早成過去了的事情。

四一

記憶的魔法鏡喲，在你裏面映照的這樣地多！可愛的形像都閃光般地過去了。

有過許多的花，牠們都自己照顧自己。有過一方花牀，牠們都以無限的深情眷顧牠。有過清新的，醉醺醺的黃昏的紫羅蘭的香氣。有過茉莉的花叢，黎明時滿滴露珠，這樣地香甜，這樣溫柔地芬芳，好像草在黃金的黎明時泣洒牠的露珠一樣，人要在牠的面前哭

泣了。

當時在花園裏有過空曠的地方，在中央有過高視闊步。看起來是多麼闊大的步啊！她圍着波禮士飛跑得有怎樣地快，怎樣地高啊！

過節的日子對於兒童們有多麼快活啊。有過聖誕節的前夜，及聖誕節樹，和在綠枝上的燈，以及所有金的堅果的各色光華，紅的，綠的和藍的裝飾物，棉花的雪白花瓣，意外地使人歡喜的各品供物。然後在白天便有真的雪，像鹽似的發着光，而且在人的腳底下作着響；霜齧面頰，陽光燦爛，他們的半截手套是最柔軟的絨毛的，他們的帽子是白而且柔的，雪橇在飛下山坡來——啊，有多麼快活！

這又是復活節。多麼莊嚴的一夜啊！隨着，早禱的歡暢的歌。隨處都是燈光，看似好似無盡頭的樣子。有一種復活餅的香味。有許多圖繪各種色彩的染卵。每人都在互相親着吻。每人都是快樂的。

「Christoss Voskress」(基督復活了！)

「Voistinu Voskress」(真正地復活了！)

但是這親愛的死者卻一動不動。

不。這些心愛的回憶並打破這連續的環子，這別種——恐怖的，悲慘的記憶的復活。這幻象無可奈何地便引到這最後的恐怖的瞬間上來。

四二

那年冬天他們住在京城裏。波禮士在大學預科裏念到最後一學期了。因為聖誕節他到別的城裏去：去看親友，他說。

拉達霞有些疑心。但是他並沒有告訴她真話。

「真的，沒有甚麼事情。」他對於她的一切疑問都這樣回答說。「沒人派遣我的。我

完全是自己要去。要去看留巴姑母。」

拉達霞也就沒有再往下問。

有些天她不會接到他的信了。但她並不怎樣不安。波禮士是不喜歡寫信的。他們以爲他在自己玩樂着呢。

這是一個正月初的黃昏。她的母親和祖母都出去作客去了。拉達霞拿頭痛作理由留在了家裏。

「我要在沙發上躺一躺。這就會好了。」

其實因爲她討厭她的那些通常的親戚的家裏的無味，她所以不願意到那里去。

女僕已經告便出去了。拉達霞就自己留在家裏。她拿着一本有趣味的新書躺在她屋內的沙發上。

在這些快活而又安適的假期內，拉達霞覺得精神很快暢的。她舒服，寧靜而且怡悅。

窗子上的掛布都是不透光的。燈，光明而且均勻地燃燒着，在牠的整潔的，垂着珠飾的罩下從她的眼睛隱藏起牠的炫耀的白光來。這小屋的整個都消失在一種光耀的薄暮中了。

然而，一頁跟着一頁的奔流的書冊的行數終於使拉達霞有些疲倦了。她沉入一種朦朧的狀態，不久更熟睡了起來。這打開的書便輕輕地落在地氈上。

四三

忽然地門鈴響了。拉達霞吃了一驚。

我們的麼？不會。這鈴子響得這樣地虛怯，這樣地遲疑，這好像她在夢裏聽見的鈴聲，並不是真的；又像是頑皮的孩子淘氣一般。

這或許祇是她的想像。她假寐的這樣舒服，她覺得太懶得起來了。讓牠響去吧。

但又是一陣響起來了，更固執而且響亮。

拉達霞跳起來，跑進門道去，一邊走着一邊重整着她的額髮。因為想起了只有她自己的在家裏，並沒有打開門卻問道：「誰在那里？」

從門的後面她能以聽見那低弱的，有些粗糙的電報童子的聲音：「一通電報。」

她的心便嚇得跳動起來。接到電報，這往往是恐怖的。因為只有好消息才傳得遲緩。壞消息卻急遽的。

拉達霞把門練的一端放在門內的一個小鉤上。隨後她便半開了門，向外望去。在那里站住那穿制服的遞件人，在他的帽子上帶有一塊金屬的扁牌。他把電報交給她。

「在這簽字，女士。」

這灰白的，乾燥的紙張在拉達霞的手裏戰抖起來。拉達霞在她的心口感覺到一種驟然的拖曳，她不相連貫地說道：

「這是甚麼呢？我的上帝！簽字，你說要簽字麼？」

她跑到書桌那去。她的手戰抖着。她簡直不知要怎樣來寫她的姓「阿若雷瓦」了。鋼筆在灰色的紙上遲疑而且錯亂着。

「這是簽的字。」

橫過那小的門鍊，她投過那張簽了字的紙和一點小酒資在那遞件人的手裏。隨後她便砰的一聲把門關了。現在她是在燈下了。這能是甚麼消息呢？

她立時扯開封口來讀。啊，可怕的字句。這樣地簡單，但又這樣地不可思議的字句。因為這是關於波禮士的。

「波禮士曾經射擊——徒黨同被捕。明天軍事裁判。恐處死刑。」

四四

拉達霞重讀這電報。一種突然的驚駭，好似恥辱一般地異樣，一時間敲擊她的心情。她能以聽見血液在她的額角的狂跳。她當時好像受了四面的抑壓；她差不多不能呼吸了；牆壁似乎從四面八方壓攏來；至於那敏捷的，灰暗的筆畫在這灰色的紙上也好似混在一起亂跑起來。

某種的思想，一個隨着一個地，都慢慢地在拉達霞的朦朧的意識裏活動起來——壓迫的，惡毒的，殘酷的思想。

昏迷了，她不知道要怎樣告訴給她的母親。她留神到她的手戰抖着。她想起來那拉萊耶夫家的電話號數，她的母親一定在那里的。

隨後恐怖又重新捉住她了；她好像發了瘧子一般從頭到腳劇烈地打戰起來。她的內心簡直是一團紛擾的旋風了。

『不，這一定弄錯了！這是不會的。這簡直是一種殘忍的，無意識的錯誤！這一定是甚』

麼人的愚蠢的，殘酷的詼諧。」

波禮士，我們心愛的孩子，跟他的美麗忠誠的眼睛——怎能想像他的要被絞死呢！在他的喉嚨內要有一種急響，像勒抑着那樣，他要在繩套裏擺來擺去。如同刀刺般的，鉗捏般的痛苦，這柔和的，孩子的頸頸要被抽緊起來；這曬焦了的臉要變成紫慣色的；這膨脹的舌頭要全爬出來，而這廣闊地張大的眼睛要反射出這殘酷的死的恐怖。

不，不，這是不可能的！這一定弄錯了！但是誰能惡意到這樣程度來弄這樣的錯誤呢？並且那麼波禮士在那里呢？

她的冷靜的理智說，這是這樣的，並非被弄錯誤了。字句是清清楚楚的，住址是一點不錯的——是呀，是呀！這原來是期待着的。這就是了，這他夢想過的，這他們兩個都夢想過的生命浪費。「我愛一切的過度。要浪費——只有那樣我們才能達到我們的目標！」

她的腿戰慄起來。她自己覺得怕人地渾身發軟。她在沙發上坐下來。

上帝喲，這可怎麼好呢！這樣恐怖的事情她要怎樣告訴給她母親呢？

或者她不告訴她知道嗎？或者由她自己去作她所能作的事情嗎？但是不行，她自己能作的實在是可笑地輕微啊！

這是必須要告訴知道的。這是要趕快來作的。她不應該再耽誤一會兒了。若是馬上就去，馬上去請願，波禮士也許還有得救的可能的呢。

那麼爲甚麼她還在坐着呢？這必須要立刻來辦的了。

拉達霞拿過電話的耳機來。這電話生來接的該有多麼慢啊！

電話終於接上了。她能聽見音樂同囁嚅的聲音。

一個快活，熟習的聲音問：

「你是那位？」

「我是拉達霞·阿若雷瓦。」

「晚上好啊，拉達霞。」瑪露莎·拉萊耶瓦高聲說。「你沒有來這有多麼可惜啊。我們玩的真快活呢。」

「晚上好啊，親愛的瑪露莎。媽媽在那嗎？」

「是，啊，她在這里。我叫她來嗎？」

「不，不，爲了上帝。讓甚麼人把這透給她好了……」

「有甚麼事故發生了嗎？」

「瑪露莎，一種怕人的災禍啊！我們的波禮士被捕了。」

「喲，我的上帝爲甚麼呢？」

「我不知道。他要交到軍法處的。我覺得萬念俱絕了。這是這麼可怕的。爲了上帝，不要過甚地嚇着媽媽。請就告訴她立時回到家裏來好了。」

「時，我的上帝，多麼嚇人啊！」

「啊，瑪露莎，最親愛的，爲了上帝，快些罷！」

「我要就去告訴你的母親。請你等一等，拉達霞。」

拉達霞緊緊地把住耳機，等着。她聽見脚步的雜響聲。有人已經歌唱起來。隨後又是那同樣的聲音，非常地激動了：

「拉達霞，你聽見嗎？你母親要親自同你說話。」

拉達霞驚惶地戰慄起來。仁慈的上帝喲，她要對她母親說甚麼呢？她問道：

「怎麼她要自己來接電話嗎？」

「是的，是的。你母親就在這呢。」

四五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的駭人地激動的聲音，聽見了：

「拉達霞，那是你嗎？爲了上帝，發生甚麼事故了呢？」

拉達霞回答道：

「是，媽媽，這是我。一通電報來了。媽媽，不要怕吧，這一定是弄錯了。這時候聲音是更加抑制的了。」

「馬上把電報念給我聽。」

「稍等一等。我去拿來。」拉達霞說。

電報念過了。

「甚麼，軍事裁判嗎？」

「是的，軍事。」

「明天。」

「是的，是的，明天。」

「恐處死刑嗎？」

「媽媽爲了上帝，要寬慰你自己。或許有甚麼法可想的。」

「我們一定要到那里去的。把東西預備好，拉達霞母親和我立時就回家來。我們要乘第一次車出發。」

談話終止了。

拉達霞自己在屋子裏，四下亂跑起來，東西落了滿地，諷刺地沉默着。她忙亂着行囊和枕頭等。

她站住來看時刻表。十二點半有一次車。是的，還有時間趕得及。

隨後，門鈴響了，比先前的鈴聲甚至還使她膽戰。母親和祖母已經到了，蒼白而且慌亂。

四六

一個無眠的，煩躁的在火車中的行程。車輪動轉出一種有度數的，軋軋的聲響。停下了。又停下了。這都有多麼慢啊！有多麼苦惱啊！只要稍微快些，稍微快些罷！

再不然就把時間拘捕起來罷！那麼，牠的巨大的，蓬鬆的，在世間展開而且鼓盪的翅膀，就會忽然地變成不動的了吧？那麼，牠的鴟梟般的閃視，在遠處，恰好在那駭人的判詞宣布以前，就會永遠止息了吧？

在早晨她們達到了她們的目的地。在車站，一個污濁的，陰沉的地方，她們爲波禮士的一位作辯護士的表兄撞見了。從他的蒼白的，煩躁的臉上，她們猜想出一切事情都來不及了。

他急遽而且凌亂地敘說。他用那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希望話來安慰她們。就在那

早晨裁判已經舉行過了。波禮士和他的黨徒——同是未成年的少年——都已經判成絞罪。法庭方面不會接收上訴的。這惟一的希望只存在這木管的將軍身上。他存心真正不是一個壞人的。若是懇懇地哀求，他或許受了感動給減輕爲無期徒刑。

可憐的母親們！她們的哀求又算得甚麼呢？

四七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和拉達霞到了將軍那里。她們在那肅靜的，冷淡的接待室裏等了很久很久；那光滑的鑲木的地板耀眼通亮，許多在沉重的金黃的框架內的照像都懸在牆壁上，還有那從一扇大白門過來的，穿制服的官員們的謹慎的腳步，時時都發出回聲。

她們終於被接見了。這位將軍非常和靄地聽着，卻嚴重地拒絕來作甚麼事情。他站

起來，叮璫響他的靴距，並且把他自己伸直到他的全長。他站在那里，又高大，又挺直，他的前胸佩帶許多勳章，他的頭蒼白，他的臉紅潤，外加兩道黑眉毛，一架寬鼻子。

謙卑的懇求都歸無用。

淒然地，這驕傲的母親在將軍面前跪倒了，並且苦苦地哭泣着，她吻他的手，終於且投在了他的脚下——這又有甚麼用處呢！她接受的是這樣冷冷的回答：

「我很抱歉，馬丹，這是不可能的。我很了解你的苦惱，我更十分同情於你的悲哀，但是我又能作甚麼呢？這又能怪誰呢？在我身上放有對於我皇帝和我國家的一種重大的責任。我有我的職責——我沒法幫助你。你應當責備你自己——因他是你教養成的。」

一個可憐的母親的眼淚又中甚麼用呢？在那鑲木細工的地板上撞你的頭，把你的臉俯伏在他的發黑光的靴子上；或者賭氣走開了，驕傲而且沉默。這都是一樣的，他甚麼都不能作。你的眼淚，你的懇求，他並不感動，你的詛咒呢，他也並不氣惱。他是一位仁慈的

人，他是一個家庭的慈父，但是他的剛正的靈魂在這「死」字面前並不戰慄的。他不止一次地在戰場上奮勇地出生入死——一個叛黨的生命在他又算得甚麼呢？

「但是他祇是一個孩子！」

「不然，馬丹，這並不是一個孩子的玩戲。我很抱歉。」

他走開了。她聽他的靴距的合節度的玎璫聲。這鑲木地板朦朧地反射他的高大挺直的形像。

『將軍喲，憐恤憐恤罷！』

那冷漠的白門已經在他的身後擺動起來了。她聽見一位年輕官員的安詳和悅的聲音。他把她從地板上扶了起來，領着她走出來了。

他們得了最後一面的允許。幾分鐘的功夫都在問答，擁抱和眼淚中過去了。

波禮士說的話很少。

「不要哭，媽媽。我是不怕的。此外他們也就沒有甚麼了。他們並不怎樣太惡劣地待遇你。記念我的一切吧！至於你，拉達霞，要照管媽媽。在我們族裏有了一個人作犧牲也就行了。好啦，再見。」

他看起來總似乎有些冷硬而且淡漠。他似乎在另外想些甚麼。想起他不能告訴一個人的甚麼。他的字句有一種表面的聲響，好像祇是來弄會話一般。

就在那夜的黎明之前，波禮士上了絞。絞首架就安放在監獄的庭心裏了。他被埋的地點是守着祕密的。

第二天這母親請求道：「至少請指給我他的葬地罷！」

這有甚麼可以指給的呢！他被放在一口棺材裏，他被安放在一個地穴內，至於掩埋

他的土呢，又照原來一樣地被弄得溜平了——像這樣的罪犯怎樣被葬埋起來，我們都知道的。

『至少也要告訴我他怎樣死的。』

『啊，他真是一個壯士。他寧靜，嚴正。他並且拒絕牧師，不願意親吻十字架。』

她們回到家裏來。一種陰沉的霧氣懸在她們上面，而在她們心中卻閃着一種妄想的火花，——不能，波禮亞並沒有死，波禮亞會回來的。

四九

這波禮士已經被絞了的思想，不能加進她們日常，習慣的思想裏來。只有在日午當天的時間，在夜半月圓的時間，這好像一柄銳利的短劍要貫穿她們的清醒了意識。這種思想會以一種鋒利的，惱亂人的痛苦錐刺靈魂，這種思想也會隨一種黯淡的苦悶

而消失在黎明的朦朧霧色之中。而且，這種相同的無理可說的確信又會在她們的心中喚醒了。

不能，波禮亞要回來的。門鈴要忽然響起來，門要爲他打開了。

「啊，波禮亞！你在甚麼地方漂泊來的？」

我們將怎樣吻他呢！要告訴的不知要有怎樣地多呢！

「不管你是在甚麼地方流浪來的那都沒有甚麼要緊。你曾經流浪來的，但是你已經被找到了，好像回家來的浪子一樣。」

都該怎樣地快活啊！

這老乳母不會得到勸慰了。她哭訴道：

「波禮須加，波禮須加，我的無匹的人兒呀！我對他說：「波禮須加，我要到貧民院去了！」他對我說：「不，」他說，「親愛的媽媽，我不會讓你到貧民院去的。我，」他說，「要叫

你跟我在一起，親愛的媽媽；只要等到我長大了，」他說，「你就能跟我生活了。」啊，波禮須加，你曾經作的這是甚麼呢？」

在這早晨老乳母走進門道去。她看見在衣架上掛着的這是誰的灰外套呢？這是波禮亞的，他的大學預科的制服。那麼，他今天不會到學校去嗎？

她漫步進飯廳裏來，以她的柔軟的拖鞋作着一種逡逡的悶聲。

「拉達森加，是波禮須加今天在家裏嗎？他的外套在衣架上呢。或者是他病了嗎？」

「我的親媽媽喲！」拉達霞疾喊道。

而且，驚惶地，她望望她的母親。

這老乳母忽然想起來了。她哭喊着。蒼白的頭在黑頭巾裏顫抖。這老婦人哭訴說：

「我走到那里望了一望，我看見的那是甚麼呢？波禮亞的外套。我對我自己說，波禮亞不是到學校裏去了嗎？爲甚麼他的外套在這里呢？這並不是放假的日子啊。啊，我的波

禮須加真是去了。」

她越哭聲首越大。隨後這老婦人倒在地板上，把她的頭向地板撞了起來。

「波萊加，我親愛的波萊加！主爲甚麼不要了我這條老命來替代他呢？像我這樣一個老太婆活着有甚麼用處呢？不管對於我自己或是對於別人，都沒有甚麼意思的。」

拉達霞，無能爲力地，勉強來安慰她。

「我的好媽媽，我的最親愛的，安靜一點罷！」

「你要叫我安靜嗎？我的主！我的心告訴我事情是壞了。我曾經作過各式各樣的惡夢。這兇夢都成了事實了！波萊加，我親愛的波萊加！？」

這老婦人繼續着來撞頭，哭喊。拉達霞哀求她的母親說：

「爲了上帝，媽媽，把波禮亞的外套從架子上取下來吧。」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用她的黑的，冒煙的眼睛望望她，含怒地說。

「爲甚麼掛在那里豈不更方便嗎？他也許忽然要用的。」

「可恨的記憶！在那惡意的金龍還在統治天上的時候，要逃避牠們（指記憶說）這是不可能的。」

拉達霞不寧地走來走去，她爲她自己找不到一個可以安身的地方。她走到樹林裏去；她在那里回想波禮士，想到他的已經被絞死了。她走到河邊上去；她在那里思念波禮士，思念到他的不在人間了。她走回家來，這老屋的牆又使她想起波禮士，想起波禮士的再也不會回轉來了。

這母親像是一隻薄暗的影子，沿着花園中的步道飄過去，要找那樹蔭最爲濃密的地方去徘徊。這老祖母坐在一條凳子上，了結這新聞的閱覽。這是每天都一樣的。

現在又是黃昏到來的時候了。太陽是低而且紅。牠直直地望入一般人的眼裏，好像當這彌留之際，牠在哀求着憐恤一般。一陣微風自河面吹來，帶來那白水中的仙娥的笑語。

一羣吵吵嚷嚷的玩童在路上奔跑着；他們的汗衫的後襟快活地隨風飄揚，至於他們的衫袖好像輕氣球一般爲風灌滿了。從遠處傳來一陣口風琴的聲音，牠的歌聲極其和樂地奔流。稻禾間的烏鴉在田地裏哀叫，牠的呼喚類似一位大將的隆隆駙聲。

這老屋又在投擲，鋪排牠的爲闖入的白晝所擾亂了的瘦長黑暗的陰影了。窗子都映射着夕陽的赤輝。

紫羅蘭在遠遠的路旁吐放迷人的芳香。玫瑰看起比夕陽還要紅鮮，並且更爲香馥馥的。這永在的 Aphrodite —— 這她的驕貴的取着玫瑰紅的著色的身軀的赤裸裸的大理石 —— 又微微地笑了，又像往常一樣使人迷惑地讓垂放下她的掛布了。

並且樣樣事情都像從前一樣被領向懷抱的，無理由的希望上來。爲白晝的熱氣，爲晴朗的日間的憂傷弄得衰弱了的，這困倦了的靈魂已經枯竭了牠的忍痛的定量，於是牠從悲哀的堅鐵般的擁抱裏落到這過去的可愛的黑暗地面，又隨朦朧地清爽的露珠而淋漓了。

於是像在早晨一樣，這三個女人，在這老屋裏，又在等待波禮士了，在她們的顛狂狀態中得享瞬間的幸福。

她們等待他，她們談論他，一直要到，從那黑暗的林樹後面，那淒冷的月亮顯現她的永遠的蒼涼的面貌時候。這黯澹的月亮被掩在一具白霧濛濛的壽衣之下了。

彼時她們又想到她們的波禮亞已經被絞死了，並且她們要聚合在青綠掩映的池邊來哭他。

拉達霞首先離開屋子。她穿一件白衫，披一件黑斗蓬。她的黑頭髮蒙着一幅薄的黑頭帕。她的極其深黑的眼睛照耀着火焰般的光。她站着，她的蒼白的臉向月亮舉了起來。她等着那兩位呢。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跟蘇菲亞·亞里山陀羅夫那一起到來了。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稍微早一點的離開屋子，但是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緊在她後面跑來，在池子旁邊幾乎趕過她了。她們都披着黑斗蓬，頭上包着黑頭帕，脚下穿着青鞋。

拉達霞開始說：

「在行刑的頭天夜間，他並未睡覺。月亮，恰似今天夜裏這樣皎潔，向他的囚室的破

窄窗子裏窺視了。這月亮，在地板上，悽愴地畫了一個暗淡的斜方形，爲狹長黑暗的筆畫縱橫交叉地隔斷了。波禮士在他的囚室內來來往往地走着，望一望月色，一會又望一望那暗淡的斜方形，並且想起這個，想起那個——我願意我知道他那夜裏的思想。」

她的話用一種非常寧靜的聲音講出來的。這好像關於一個不相干的人似的。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不時地，扭絞她的手，並且當她開始來說的時候，她的聲音激動而且悲愴沉着：

「在這樣的瞬間，人能想甚麼呢！月亮愁慘地向裏探望。從門到窗有五步遠，橫着只有四步。心裏狂熱地從這個對象跳到那個對象。在天明就要執行死刑了，這是你盡力不去思想的一件事情。你固執地排斥這種思想。但是牠保留在，牠拒絕離開，牠用一種壓迫的，恐怖的惡夢悶塞這靈魂。這痛惱強烈而且使人衰弱。但是我並不願意我的獄卒們和所有的那些官員到我這里來看見我的痛惱。我但願安靜一下。然而有多麼痛惱啊！

——只要，舉起我的臉來，我能以對着這慘白的月色高聲地哭一哭吧！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微弱地低聲地說：

「可怕喲，蘇尼幼西加。」

在她的聲音裏充滿了眼淚了——單純的，老太婆的，祖母的眼淚啊！

五二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不管這種打斷，繼續說：

「爲甚麼我真就要勇敢而且堅決地去死呢？這不都是一樣的嗎？我要死在天井內，在黑暗的夜間。不論我是勇敢地就死，或是卑怯地哭泣，或是哀哀乞憐，或是拒絕行刑——這不都是一樣的嗎？沒有人會知道我怎樣死的。我要單獨地就死。爲甚麼我真要忍受這種狂亂的痛惱呢？我當抬起我的聲音來哀呼，來哭泣，我當用我絕望的悲號振撼

這全監獄，我常喚醒這城市，這這樣喊作自由的城市，牠只是一座大監獄而已！——這樣一來，我就不單獨地受苦了，那些別的人要共享我最後的苦惱，同擔我最後的恐怖了。但是不能，我不願意那樣作。單獨就死這是我的運命。」

拉達霞站起來，打着戰，在她的手裏緊緊地壓着她的母親的冰冷的手，說：

「媽媽，媽媽，如果孤獨地，這是可怕的。不要說他覺得孤獨。我們要同他在一起的。」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低聲說：

「是的，蘇尼幼西加，在這樣的時候，孤獨會使人恐怖啊！」

「我們同他在一起的，」拉達霞熱切地堅持說。「我們現在不就同他在一起嗎？」

一種微笑在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的唇上浮現了，好像一個臨危的人歡迎他的最後的慰安時那樣的一種微笑。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說：

「我的最後的慰安是這我並不孤獨的思想。他跟我在一起的。這些牆是並無實體

的，這個人建的監獄是一種欺誑。這真實無虛的是我的苦痛而且在我的愁苦中我是跟她們在一起的一個。一種可憐的慰安喲！然而我，剛剛思想來的，這個特殊的我，波禮士，我是要死了。」

「我是要死了，」拉達霞重復說。

她的聲音是陰沉沉的，而且載滿了絕望的重載。而且這三人一時都沉默起來，爲這些悲慘字句的變音所制服了。

五三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又說起來了。她的聲音寧靜，審慎，而且穩準：

「在臨危的人是沒有慰安的。他的愁苦是無限的。這淒冷的月亮繼續來苦惱他。一種呻吟爭搶着要從他的喉嚨迸出，一種唉哼像是一隻籠中獸的狂叫。」

拉達霞淒愴的說道：

「但是他並不是孤獨的，不是孤獨的。在他的愁苦中我們跟他是在一起的。」

她的比黑夜還要黑的眼睛對着這半死的月亮望上去，這在她的眼睛裏反射的蒼白的妖女，以一種陰慘的痛苦苦惱她。

蘇菲亞·亞歷山陀羅夫那微笑了——她的微笑是淒慘的——並且用那無可慰解的悲哀的聲音，她又徐徐地鎮靜地說：

「我們只是在他的絕望中，在他的可憐的憂思鬱結中，在他的陰沉的孤寂中是跟他在一起的。但是，當他被一個僱用的絞刑吏的手絞縊時，在那黑暗的包封內，在那並不為我們而拆毀的包封內被絞死時，他是孤獨的，孤獨的啊！這淒慘的月亮苦惱他，就像她的苦惱我們一樣。她，用那要粗暴地哀叫的像是一隻野獸臨死前的那樣，瘋狂的願望，誘惑他。就是現在，我們，在這個時間內，在這樣的月光之下——我們豈不是也為這同樣

的要跑，要遠遠地跑開人羣，並且要呻吟，要哭喊，要逃脫掉一種負擔不了的過大的愁苦之瘋狂的願望所苦惱了嗎！

——她突然地站起來，走開了，一邊在扭絞她的美而且白的手。她走的非常快，差不多像是跑了，這好像是爲某種並非她自己的生疏的，怒狂的意志所驅遣的一般。拉達霞，用那快而不亂的，審慎的，一件自動機的機械的步法，跟隨她。艾倫那·基里羅夫那，細步地隨在她們後面，滴落幾滴清淚在她的黑斗篷上。

月亮，在她們的匆忙的行程裏，冷冷地跟隨她們，走過花園，走過田野，走進那樹林，走進那塊靜默的林中空地，在那里這羣孩子們會歌唱過他們的驕傲的讚詩，在那里他們嘗把他們瘋狂的願望讓那爲了金錢而賣了他們——爲了黃金而流青年的血的人知道過的。

田野裏的草滿濕着露珠。河中是白霧濛濛的。高懸的月亮皎潔而且淒冷。隨處都是

寂靜的，好像一切的塵世的細碎的，嘈雜的聲音都消失在明月的沉寂的光中了。

五四

這里便是那林中空地了。「拉達霞，你不記得嗎？他們一齊唱起「起來吧，你打上了
一顆詛咒的烙印的人」時，該有多麼熱烈啊！拉達霞，你要再唱牠嗎？唱罷。這是一種痛苦
嗎？」

「我要唱，」拉達霞鎮靜地回答說。

她低微地，幾乎只有她自己能以聽見地歌唱。母親傾聽着，祖母也傾聽着——但是
那樺樹，青草和皎潔的月光對於人的歌應該怎樣地應和呢！

在萬國中

一切的人們都要像兄弟一般的相見！

她的歌聲止住了。林樹無言。月光延佇。霧氣正愁眉不展。樺樹似在傾聽。而天空晴朗。

所有的這個生命都是爲的誰啊！誰呼喚呢？誰問答呢？或者這都是死者的遊戲嗎？

這母親，大聲地哀哭着，呼喚：「波禮亞，波禮亞啊！」

艾倫那·基里羅夫那，流溢着眼淚，回答：「波禮亞不會來了。波禮亞已經不在了。」

拉達霞向着那半死的月亮伸出她的手來，哭喊：「波禮亞已經被絞死了！」

所有這三個人都在並排地站着，望着月光，哀哀地哭泣。她們哽咽聲愈來愈高，絕望的情調愈深愈烈。她們的唉哼到後來浸淫成一種拖長的，狂暴地哀哭，能以遠遠地聽見了。

林中茅舍的狗驚擾不寧，戰抖着他的瘦弱的全身，他的短毛直豎，他不住地竦動他的耳朵。站起來，他伸展他的細長的腿。他的敏銳的鼻孔，露着牙齒，舉向這惱人的月亮。他的眼睛燃燒着一種渴慕的火焰。這狗在應答地吠叫，在應答那在樹林裏的女人們的遠

遠地哀哭。

人們都沉沉入夢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84700.1)

文學研究會世界
文學名著叢書

老屋一冊

Old House

每冊定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Solingen

譯述者 陳煒 謨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權翻
*** 必究 ***

(本書校對者華國章)

封 底